

拔夫羅維季著

# 帝國主義之諸家學說

新生命書局發行

拔夫羅維季著 王斐蓀譯

帝國主義之諸家學說

新生命書局發行

# 帝國主義之諸家學說

## 目次：

第一講	帝國主義本質的哲學學說	一
第二講	關於帝國主義本質之歷史學派	一七
第三講	帝國主義本質之馬克斯派的學說	四九
第四講	希爾費丁的學說	五九
第五講	財政資本和工業資本之考茨基的學說	七七
第六講	列甯的學說	九七
第七講	帝國主義即獨佔的冶金工業政策	一三七

## 第一講 帝國主義本質的哲學學說

——謝伊爾的學說

古代希臘傳說中，有講阿哥拿德 (Argonauts) 遠征的故事的。這些神怪的英雄，乘着阿哥 (Argo) 船到現代佐治亞 (Georgia) 地方中的一個荒誕的國家科爾奇斯 (Colchis) 去尋求金羊毛 (Golden Fleece)，他藉着科爾奇斯王的女兒米第亞 (Medea) 底幫助，終於成了功，得着了這種產物。阿哥拿德爲要獲得金羊毛這種產物，必須克服許多最困難的障礙，去完成一部英雄的偉業。

各世紀的詩家，曾專心於述及阿哥拿德許多事業的這種美麗的野史。還對他貢獻了許多美麗的圖畫和雕刻，保存在巴黎博物院羅福宮 (Louvre) 中。那些詩家，

表揚關於阿哥拿德的那種野史底本質，當做人類對於神、道、真、美、善的不朽的努力之象徵。可是無味的歷史家和沒良心的方言家來到了世界的舞台，揭穿了關於阿哥拿德的野史底真實意義。

這種野史，絕不是象徵人類對於善、美、道、神的努力的。牠的本質只是如下之所云。許多古代的民族，都有一種取金的特殊的方法，這種方法，至今還保存在有些阿非利加的蠻族中。下面的，就是從藏着金子的河岸上取金的方法。河水淘着金沙，使牠從羊毛上經過，金子便留在羊毛上，最後遂變成了似乎完善固結的金羊毛。

阿哥拿德底野史，於詩體中表述人類在他進化底最古時代追求黃金的那種鄙陋的物質主義的事實。那些詩家，即就着這種卑陋的事實——人類追求黃金的事實——產生了一本華麗的野史和一部可驚的韻文的作品。

屬於文明、進步、真、善、美的那些感觸，是與古代或現代歷史底許多事實相關連的，例如現在的戰爭之類，各國底愛國志士，說牠是解放人類的神聖的戰爭，

當我們閱過關於這些事實的贊美的辭句的時候，或者當我們閱過關於從報達（Bar  
dad）到柏林（Berlin）或從開羅（Cairo）到開普敦（Capetown）的某種誇大的鐵道設  
計等之贊美的辭句的時候，我們必須如歷史家史特累波（Strabo）評論阿哥拿德底野  
史一般，要用同樣的方法來評論這些華麗的言語，那野史底意義，非在於象徵人類  
對着盡善盡美的努力，而在於用詩體來表述一種鄙陋的實事——對着黃金的追求。

我們對於阿哥拿德底野史所施用的這種分析，是馬克斯主義者在世界大戰正開  
始的時候採用的。當大戰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中都形成了兩個營壘。在有些國家  
中，僅有極少數的人斷定這種戰爭不是一種解放人類的戰爭，而是一種尋常的征服  
的戰爭，是爭新領土、爭市場、爭金鑄之類的戰爭。而在每個國家的另一方面，却  
在論證這種戰爭是一種解放人類的大戰爭，是一種消滅帝國主義、破壞軍國主義之  
類的戰爭。在大戰底頭幾年中，即是各國底社會黨中，也有許多沈沒着的人都堅持  
那種見解，以為他們的國家所進行的那種戰爭，確是一種神聖的戰爭，那反對方面  
所進行的戰爭，便是一種犯罪的、行兇的戰爭。可是現在明白了，一切國家底政

府，都是從事這種征服的戰爭，牠即是一種帝國主義戰爭。

『帝國主義戰爭』這個名辭底意義是什麼？

帝國主義這個字，是許多人所常唸的。我們在演說中、在新聞紙中、在科學書中，遇着這個字的機會不知多少。但是『帝國主義』這個名辭，有許多時常引用牠的著作家和演說家，幾乎不懂得牠的意義，這正像對於我們在會話和書本中無時無刻不唸的許多名辭一樣。

然則『帝國主義』底概念究竟表示着什麼？

關於『帝國主義』這個名辭，已經發生了許多學說。

我把一切關於帝國主義的現存的學說分成三部分：帝國主義底本質之哲學的部分，歷史的和馬克斯的部分。

法國著作家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即有名的作品『約翰克利士多夫』

(Jean Christophe) 底著者，他在他的一本小說『燃燒的荊棘』(Le Buisson Ardent) 中應用帝國主義這個字當做與『行兇』、『偷竊』、『強姦』諸觀念相同的字。所以他

說：『帝國主義無論在何處都是握有最大的權力的；有舊教堂底神權帝國主義，牠志在使一切事物都隸屬於牠的勢力；有貿易和神祕的王國底武力帝國主義；有福禮曼遜（Freemason）的和貪婪的共和國底官僚帝國主義；有革命的工人團體底狄克推多式的帝國主義。貧困的自由——你簡直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着實說起來，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必須選擇的，不在帝國主義與自由之間，而在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所以從羅曼羅蘭底觀點來說，帝國主義是透入一切生活狀態並包含着社會主義的一切社會思潮的一種現象。

我引用羅曼羅蘭底這個意見，不是因為他是一個什麼偉大的社會學家，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小說家，是一個卓越的天才家，他在這幾句話中，便伶俐地表述出帝國主義底本質上之整個的學派底見解來。然則這個學派是什麼學派呢？牠即是謝伊爾底哲學派。羅曼羅蘭斷言帝國主義即在工人的社會主義的組織之活動中也能表現牠的形相。從他的觀點來說，倘若那些罷工的工人，迫阻那些賭博的工人赴工廠裏去，從他們願意在那裏代替他們的罷工的同志的工廠裏將他們驅逐出來，這種罷工



者底事實，便是一種強姦的舉動，所以牠即是一種帝國主義。羅曼羅蘭，在工人階級底自衛之事實中發見帝國主義。還有些人，對於『帝國主義』這個名辭，更進於苛刻的解釋，所以摩拉梭 (Morasso) 便著了一本關於帝國主義的整個的書，而著名的法國作家謝伊爾更對世界上貢獻了一部包含四卷的鉅著，名叫『帝國主義底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Imperialism) 他在這部鉅著中述說帝國主義底理知的代表者和鼓吹者是著名的法國作家戈璧諾 (Gobineau)，其次的，是德國作家尼采，又次的，是盧騷、蒲魯東，最後便是馬克斯。

『帝國主義底哲學』第一卷，標名為『孔特哥璧諾和歷史的亞利安主義』 (Gobineau and Historical Arianism)。戈璧諾的學說，確定了種族帝國主義 (Racial Imperialism)。戈璧諾是法國一個有名的作家，他在他的時代中，不僅於法國有偉大的勢力，即在德國亦復如此。戈璧諾斷定亞利安人種是進步的人種，命運決定牠去統治其他一切種族。那中國人、日本人、黑人、印度人等，必須服從白種人。因為這白種人由牠固有的種族的特長和能力有權去統治全世界，並使黃種人和

黑種人的大陸都要隸屬於牠。

這種族學說，流行於一個悠長的時代。當日俄之戰爆發時，西歐許多學者，表示他們的堅決的信仰，以為俄國一定會打败日本的。他們說日本能採用完備的武器及其他等等，但不能夠攻擊俄國人種，因為俄國人是白種人，而日本人是黃種人，他們是些能夠模倣如猿猴一樣的獼猴。孰意瀋陽、遼東、和對馬諸役，對於這種族學說給了一種可怖的打擊。歐洲人覺得日本人在軍事技術上是無論如何不亞於歐洲人種的，而當這次日本人大獲勝利之後歐洲人開始認識了日本的文學、詩歌、技術的時候，他們便信服了日本不僅是效顰而已——而且有他們自己的具有天才的科學家和著作家。現代一個花柳病專家，一個發見了醫治楊梅毒的方法的人，是 *Emrich* 的朋友，是日本的一位科學家。日本人在地質學底研究上和在地震底防制上，曾做了許多工夫。這是一個決不亞於任何其他種的新興的民族，那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了。所以這種族學說，在滿洲底原野遭着了——一個可怖的失敗。

從現代的戰爭中發見這種學說於德國已有極大的成功。在德國首先勝利之後，

在打敗俄國，佔領比利時和整個法國北部之後，德國的學者和著作家，即斷定德國人種是按照牠的固有的能力有權去統轄全世界，並使整個歐洲隸屬於牠的一個人種。他們在下面的方法中證實這個道理。俄國人種，一定是一個很驚奇的人種；牠產生了忒孟多（Teremow）、普希金（Pushkin）、和托爾斯泰那樣的人；牠又給了世界許多驚奇的美術家和詩家。法國民族，也是一個驚奇的民族；牠產生了盧騷、福祿特爾（Voltaire）；牠還給了我們以羅曼羅蘭那樣著名的小說家。英國人種，也是一個驚奇的人種，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一樣的作者家，就是牠的明證。但是所有一切人種都缺乏那使德國人種顯著於世的特色——即是他們缺乏組織的能力。世界上僅有一個人種是這種能力底完全的名手——那就是德國人種。倘若德國人種統馭了全世界，牠無論在何處，都要介紹一種理想的秩序，牠無論在何處，都要把生產事業組織起來。牠將提高一切國家底生產力到空前絕後的高度。

倘若這些德國著作家和學者曾留心記着了幾十年前海奈（Heine）所著述的話，他們會察見海奈是用不同的方法觀察德國人種的。我們於海奈發見一頁書，他在其

中說沒有一個地方有如德國人一樣無政府和沒秩序的人種的。海奈說，「牠是不能有什麼秩序的，」他在他的著作中很注重這種觀察。

我引用海奈，是表示如果現時德國人證明有一種高等的組織能力，這個結論，也不是由德國人所固有的某種遺傳的特色所可解釋的，只能專由他種整個的制度之原因去解釋；即是可由德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創立統一國家之結果），可由生產力底增加，可由某種經濟的原因，以及他類環境，這些環境，已把那某時不能有什麼秩序的同樣的德國民族變成了很有組織能力的。所以這種組織的能力，絕不是那個人種所固有的部分。

到一八四七年，即當德國破裂為許多小國家，彼此之間往往發生戰爭的時候，德國民族不會表示出什麼組織能力。在戰爭之前夜，治理德國的理想秩序，是那國家所達到的生產力底發展之一定階段底結果。當最近戰勝者要求德國人過付一定數目的火車頭和車輛的時候，索爾福（Solf）便幾於屈膝哀懇那些戰勝者減少他們的要求，因為如果他們不肯減少，則無政府狀態，在德國便要佔着最大的勢力。

德國人種，由他的特性超越一切的觀念，不僅爲許多德國的大資產階級底代表者所接受直到現在的戰爭，即小資產階級底代表者亦復如此。即在工人階級底範圍中，我們也時常發見這些或那些代表者浸染着那種觀念——德國人是某種特殊能力底名手之觀念。現在一個相反的方向的轉變，正在那裏開始着，有許多德國人，正在開始論斷那最驚奇的民族應屬於俄國民族，德國人必須從牠學習許多事物才對。現在的戰爭，終底要粉碎這種族學說，且行將給牠以致命傷。並且將來表現於印度、波斯、和中國的事件，是俄國革命底結果，將會證實這些國家，亦決無異於我們；而當牠們高揭反抗舊秩序之旗的時候，人人都會懂得並宣示這種族學說不能抵抗批評底鑑定，一切人種，只要給以同樣的文化和政治環境，便都能夠在軍事技術、文化、藝術等等範圍中表示同樣的才能和功績。這種學說，已被人類生活底事實所破碎。

『帝國主義底哲學』第二卷，是用於有名的德國作家尼采的。謝伊爾於這位作家得見個人主義的帝國主義(Individualist Imperialism)之理論家，因爲尼采把個

人人格置於一切事物之上，斷定了牠統治全世界和那些環繞的羣衆之主權。

尼采底學說，究竟包含着什麼呢？尼采承認超越任何能力，任何組織能力的獨立的人格之主權，例如一個統治整個環繞的世界的軍事或政治天才家，就是明證。這就是個人帝國主義 (the imperialism of individuality)，亦即隱藏着主權於統一的個人，獨立的人格，去統治環繞牠的整個範圍的帝國主義。你懂得這裏要論及什麼？這種個人帝國主義底學說，對於具有特殊軍事才能的拿破崙、凱撒、或馬其頓底亞歷山大，都賦予了那種統治環繞他們羣衆的主權。

這種學說，無需詳細批評。個人帝國主義底這種學說，爲現代社會心理所反對，不僅無產階級的社會心理是如此，即是資產階級的社會心理亦莫不如此，牠不承認單一的個人有統治全世界的主權。資產階級的國家中憲法底引入，是君主對於某種國家的貴族統治權之限制。「帝國主義底哲學」第三卷，是用於盧騷、蒲魯東、馬克斯的，最後第四卷，是研究非理性的帝國主義 (Irrational imperialism) 的。

謝伊爾於盧騷得見平民帝國主義 (Plebeian imperialism) 底代表。謝伊爾由這

個名辭便懂得法國大革命時代顯露於資產階級底活動中的那種統治的努力——那個資產階級，那個第三階級，牠是法國大革命以前所未成熟，而牠希望長成的。這個資產階級，產生了一些活潑的人物——例如盧騷、福祿特爾——他們在他們的著作中揭示了資產階級底要求之本質。資產階級，努力推翻貴族底統治。牠達到了這一步，牠又鞏固牠自己對於社會其他各階級的統治。這即是所謂平民帝國主義——那資產階級對於其他各階級的統治。

最後，謝伊爾從有志於無產階級底獨裁政治的馬克斯得見階級帝國主義 (Class Imperialism) 底理論家，謝伊爾以為無產階級底目的在奴視其他各階級。

我們對着關於社會主義底本質的問題之如是的論述，完全不能同意，那是不消說的。我們不承認無產階級是志在鞏固牠自己對於其他各階級的統治。無產階級，把顛覆資產階級底統治的問題放在牠本身面前，那資產階級，是壓迫其他各階級的；無產階級更把一個新社會秩序底創立放在牠自己面前，那新的社會秩序，贊成的；沒有階級，在那裏的一切市民將一律平等。所以謝伊爾推論無產階級的政策，是牠

自己本身底階級帝國主義之一種政策，那是抵不住批評底鑑定的。

在無產階級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的結構中，沒有奴視、橫暴、征服的餘地，所以也就沒有帝國主義的餘地。在當我們被敵人所包圍的現在的時刻，我們不得不由炮火與兵力去打破反革命的局勢。我們必須把我們所有的一切力量去攻擊包圍着我們的敵人，但是我們的戰爭，我們的階級鬥爭底基本目的，定在消滅一切戰爭，消滅一切階級鬥爭。無產階級，不能對着奴視其他各階級一方面努力。當資產階級壓服無產階級和最貧苦的農民的時候，牠是有某種意思的，因為資產階級，人數少些，一萬到一萬二千個工人和農民，只抵得資產階級底一個代表，牠能夠壓迫他們，能夠從他們榨取出他們的甜蜜物，並能在那裏為牠本身發見一定利益。但是無產階級和最貧苦的農民，是一個包含全人口底百分之九十五的階級，牠沒有剝削任何人的任何利益。我們最後的目的，是要打破經濟上的不平等，所以自然不會重建不平等於這個或那個形式之上的。

謝伊爾在獨立的個人之努力於改革的活動中發見帝國主義，他在種族或民族的



戰爭中，在一階級努力去統治他階級的事實中發見帝國主義，最後他即在社會主義也發見帝國主義。謝伊爾底門徒更進一步。所以他的學生中有些人不僅在人類社會發見帝國主義，而且在一切有機物或無機物底現象中發見帝國主義。一個人能夠發見『螞蟻帝國主義』、『蜜蜂帝國主義』、『樹的帝國主義』等等。當一種螞蟻與另一種螞蟻決戰的時候，牠是，正同他種蟻族鬥爭的某種蟻族底帝國主義的趨勢之表示。在蜜蜂中也有牠們自己的帝國主義。最後，即植物界中亦有帝國主義存在。譬如當一支生長的橡樹壓迫那些嫩芽和不許那些小樹發達的時候，牠便成了植物帝國主義，即是那大橡樹底個體帝國主義。當那發展的森林放出牠的嫩芽到鄰所的培植上時，牠即是實行集合帝國主義。是以帝國主義即在植物界中亦復存在。

所有這些關於個人帝國主義、種族帝國主義、植物帝國主義等等之存在的討論，都是從謝伊爾學派底一個根本錯誤而發生，這個錯誤，包含在帝國主義這個名辭之過於苛刻的解釋中。謝伊爾及其門徒所解釋的帝國主義，是『生存競爭』(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底概念之一種代替。自然，倘若我們包含『生存競爭』底

達爾文主義於帝國主義底概念中，我們定會不僅在人類社會發見帝國主義，即在下等動物和植物底世界中也是會發見牠。在這樣的廣義的解釋中，設若每個人爲他的存在而奮鬥或努力滿足他的權力底野心或欲望，他便是屬於那個範圍的帝國主義者。設若一個種族要使他一種族隸屬於牠，我們在此處必須待牠做種族帝國主義。設若一支橡樹壓倒小橡樹，那橡樹爲牠的生存而競爭，那牠便是實行帝國主義，其他可以照此類推。

一見之下，便可以表現出所有這些關於『帝國主義』底概念的哲學的考論，都只是文字底打來打去，都只是文字底空遊戲，和關於名辭的一種爭辯。但是實際上，這種文字底遊戲有一定的目的，並有一定的階級的意向隱匿在謝伊爾底這種學說中。

謝伊爾的學說，在資產階級的領域中爲什麼有這樣大的成功？牠在職業界裏爲什麼享受了這樣的尊敬和威儀？這種學說，一見之下，便表現得非常沒意義，牠有反動的形跡，因爲牠辯護整個舊有的社會結構。謝伊爾的門徒，斷定帝國主義存在

整個人類社會中，牠並且存在下等動物中，就是植物界裏，牠也有的，牠是素來如此，他們由是推論帝國主義是生物底永久的法則，牠與有機物同年紀，與第一細胞底構成同時代。所以反抗帝國主義與牠在人類社會中所伴隨的現象——卽頻繁的戰爭、陸軍主義、海軍主義等等——是一定要失敗的。打破帝國主義底希望，是一種純粹的烏托邦。牠在過去是這樣的，牠在將來也是這樣的。

有些謝伊爾的門徒——例如洛德 (Lod)——斷然地說：『我們只能攻擊帝國主義底過度，不能攻擊牠的本質。帝國主義在過去時常存在，將來亦永遠存在。某人或可以考慮裁減鐵甲艦或裁減軍力的問題，但是軍隊一定時常存在，并且一定有無畏艦或其他軍事人員存在，因為艦隊和軍隊，是不會消滅的。』

所有上述謝伊爾的學說，都是非科學的，因為他把最複雜的現象放在一堆。科學的問題，不能包含在太寬泛的概論中，這樣的概論，將造成一堆極複雜的現象。謝伊爾的學說，是不許一種現象同另一種現象分離的，所以牠是非科學的。而且牠是反動的，因為牠表示爲帝國主義而辯解。

## 第二講 關於帝國主義本質之歷史學派

上面我解釋了所謂帝國主義底哲學學說之本質。我指出了帝國主義底哲學學說之領袖代表是著名的法國作家謝伊爾。

謝伊爾的學說，沒有科學的價值；牠把最複雜的現象混合在一塊兒，所以牠不容易我們去分析和懂得這一切的現象。並且這種學說是反動的；如果我們承認帝國主義原來無時無刻不存在，而且將來亦復永遠存在，那末，我們定會得到那種結論，以為基於掠奪和勢力的現時秩序之基礎是永遠不變的。

於人類發展底各階段中去研究帝國主義的歷史家，是不同於那些哲學家的，他們不從動物界或植物界裏考察去帝國主義，惟限制他們的工作，只准努力去發見帝

國主義的傾向於人類歷史底一切階段中。

從歷史派底代表底觀點看來，帝國主義存在於人類發展底各階段：自從人類社會形成的那時刻起，帝國主義的政策，即已開端。

依照這些歷史家，我們即在聖經上能發見猶太種族（Judean tribe）底帝國主義政策之證據。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在每一書頁上我們看見猶太人在這裏同非利士人（Philistine）戰爭，復在那裏同亞馬力人（Amalekites）戰爭，打過不了。這有什麼意義呢？這是那猶太的游牧種族非常好戰，欲奪取整個阿拉伯半島和巴勒斯坦（Palestine）。因此，某種族必須降服和征服其他一切種族。這個猶太種族，信奉着一個有無上威權的神底觀念，牠即利用這一神底學說宣佈牠是有權去統治一切異教人種的選民（Chosen People）的。至若猶太人底神，耶和華（Jehovah），他是一個最殘酷和愛報復的神。他是一個要求誅滅異教徒的神。這個神，即是帝國主義底代表。牠是個要求一切周圍的種族都要服從他的種族的神。倘若他們不承認耶和華，不服從猶太種族，他們就要歸於消滅。

上面所述學派中的歷史家，在古代希臘底歷史中亦發見帝國主義。美國有名的哈佛大學一個教授，佛格森 (Ferguson)，在他那世界大戰底前夜出版的著作『希臘帝國主義』 (Greek imperialism) 一書中研究雅典底侵略政策，研究斯巴達、馬其頓底亞歷山大、托勒密王朝 (Ptolemy Dynasty)、塞琉細亞帝國 (Seleucian Empire)、以及安提古尼亞帝國 (Antigonian Empire) 之『帝國主義的民主政治』 (紀元前三百年)。

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底這種太寬泛的解釋上的這些企圖。我們以為想在猶太民族、斯巴達、雅典等國家底歷史中去發現帝國主義底現象，那是完全非科學的。

不待說，古代的猶太、希臘、和羅馬同他們的鄰國戰爭，是由於經濟的原因所限定，是由於統治的社會團體底利益所範圍。然而這還不是帝國主義。

自從私有財產制度發生，各種人類社會，逐漸裂成階級的那個時候起，統治的社會團體底利益，便確然變成了戰爭的主要刺激物。

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具有成了特性的更尖銳的階級戰爭，在一切國家底內

政外交上，資產階級均握有大權，階級的利益，成了延長的國際衝突，不絕的武備和流血的戰爭的根本原因，然而如果想像那個因果法則只存在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那是謬誤的。

聖經上的猶太，和古代底國家斯巴達、雅典、以及後來的羅馬，他們的侵略政策，已由經濟的原因所命定，由統治的社會團體底階級利益所命定。

雅典共和國同波斯王國的戰爭，爲的是爭小亞細亞和黑海殖民地，是爭商業上的主權，是爭巴爾幹半島底南部和東部的海上霸權，這個半島跨於愛奧尼海 (Ionian Sea) 愛琴海 (Aegean Sea) 和黑海之上。

大陸的希臘戰勝波斯之後，增高了雅典底經濟的重要性。由開拓愛琴海、愛奧尼海、以及黑海而發生的主權和利益，降在指揮軍事運動的雅典底命運上。雅典努力將希臘商業底完全獨佔奪入於牠的掌握中，又因爲那時希臘是東西商業的中間人，是以希臘商業底獨佔歸了雅典底掌握後，便表示整個世界上的商業底獨佔都歸了雅典。極大的財富，流入了雅典，那裏的工業，演成了特別繁茂的景況。在那時

候，雅典成了世界上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科學和藝術，都在此中興盛起來；思想家和藝術家，沒有一個地方能發見更便利的環境以爲他的發展。

誠然，流入雅典的財富，不盡落在少數貴族底命運上。雅典，是一個民主的共和國體，一切自由民，均得享受那共和國底經濟和文化兩方面的繁榮底一切幸福。藝術家和思想家，沒有一個地方遇着了如在雅典一樣的國家的，這個國家，對於哲學和藝術底問題上之回應，在希臘藝術和哲學底緊張的發展上發生了一種驚奇的影響，創立了不朽的傑作，爲荷馬(Homer)、亞協留斯(Aeschylus)、柏拉圖底著作，邁羅之神(the Venus of milos)一樣的美麗的雕刻之類。然而雅典這個民主的共同團體，人數是有限制的，牠即是那以奴隸制度作基礎的自由民底共同團體。

那些奴隸，即是些家庭的僕役，他們要負擔一切工作，而他們的主人則參加政治會議，或在戲院中休息。那些奴隸，要爲他們的主人製造衣服、靴鞋、甲冑等。那些奴隸，更要執行雅典的兵船和商船上的一切最難堪的工作，他們要橫渡愛琴海和愛奧尼海底浪濤運輸財富到那時的世界首都。但是論到這一切勤勞的報酬呢，那



些奴隸，是被拒絕參享雅典一切經濟和文化底幸福的，而且不待說，就是戰利品，在他們之中也是沒有分的。

所以雅典的和其他希臘的共和國底全部侵略政策，都是專站在一個特定的階級底利益上實行的，這個階級，即是希臘自由民底階級——換句話說，或許就是奴主階級（A Class of Slave-owners）。這個侵略政策，追求一定的經濟目的：第一，是鞏固古代希臘底商業上的主權，這個主權所屬的範圍，即在今日俄國南部的小亞細亞，以及達到希臘勢力所深入的領土海岸的一切海面；第二，是增加奴隸底數目——那是沒有主權，且被自由民剝削得可憐的階級。所以希臘的侵略政策，是牠的內部的階級政策底一種連續作用。

階級底利益，表現在關於羅馬帝國主義的那些古代國家底外交政策上的職務，由著名的意大利的作家斐里羅（Ferrero）用驚奇的卓見和天才描述在他的包含六卷的古文著作裏，這部著作，標名曰『羅馬底偉大和衰敗』（the greatness of Rome）。斐里羅用驚奇的天才和神技宜露第二次浦尼克戰爭（Punic Wars）底經濟原因，這

些戰爭，即是指誅滅迦大基（Carthage），進攻馬其頓、希臘、和高盧（Gaul）。他表示所有這種侵略政策，不論在牠的發生和根本形態，都是一種經濟制度底現象，他還描寫出那些銀行家、農民、商人、高利貸業者、和財政家——所有這剝削階級——怎樣推動古代羅馬軍隊底勝利的勢力。

裴里羅觀察羅馬的侵略政策，是古代世界底分解之結果，猶如這個國家底滅亡的開端一樣。他表示那種野獸般的橫暴底精神、愉樂底貪望和渴望、利益底專戀、世界統治底努力，都發生在羅馬社會中，原來是隨着農業社會底崩潰和地中海上軍事主權底創立而來，是隨着一方面財富底增長和資本家勢力底強大而他方面奴隸加多而來；他更表示這種專事搶劫的羅馬政策，是一種掠奪和橫暴底政策，他在那裏發生，是這種經濟基礎底崩潰和具有簡樸的生活形態的原始社會底道德底最後的敗壞之結果，牠起頭是對迦大基執行背約的宣戰，隨後便是征服希臘、馬其頓、和小亞細亞。裴里羅用勇敢的和活潑的態度爲我們概述由崩潰的農業社會生長出來的強盜的羅馬之可驚的想像，並宣露這種組織底暗昧的方面，味吉爾（Virgil）曾於豪羅

中表述羅馬底歷史的使命云：

『羅馬人，記着罷，你們的使命，即包含在用一定的策略去統治其他的民族。隨地去創立和平、撫恤弱者、打破強者，那是可以歸於你們的命運的。』

在實際上，凡經營國務，建立各地的真實的和平，撫恤弱者和懲罰強者，這種羅馬帝國底使命，結果，造成了征服各地之最恐怖的掠奪，自由底剝削，所有那些歸服這殘忍的征服者的人們，都變成了奴隸；一切拒絕投降的人們概被屠殺，整個的市鎮，盡被焚燬——這即是施用於科林斯(Corinth)和其他希臘與西班牙的市鎮的方法，那些市鎮，曾一致起來反抗這兇殘的貪婪的壓迫者。

所以這種羅馬侵略政策，那些勝利的羅馬軍隊底戰爭，也追求一定的階級利益。在一切被征服的領土內，以前屬於統治的王朝的最優的地域，最佳的財產，和最富的鑛山之類，都用來奉給將軍當了報酬，或租給了元老、財政家等。

那些隸屬的領土內的人口之最強健的代表，一切自由職業者、藝術家、音樂家等以及美麗的婦人，都變成了奴隸，都被運來羅馬，給羅馬本地的貴族作苦役和供

腐敗暴徒底嬉戲之用，這種暴徒，是從比武和角力場中找快樂的。這些奴隸，曾迭次用他們的武器反攻他們的主人，企圖打破羅馬奴隸的管理者所固釘於他們之上的難受的鐐銬，猶如斯巴達卡斯（Spartacus）底有名的和流血的暴動底時候所發生的事實一樣，雖然如此，然而供給這種暴徒以麵包和賽會的，還是這些奴隸。

這羅馬的侵掠政策，是奴隸所有階級底政策，牠在古代世界專門追求這種統治的社會團體之階級的利益，但是在這個世界底馬克斯的意義中，羅馬的政策，還不是帝國主義的政策。

有許多著作家，往往由『帝國主義』這個字去理解含有爭鬥和征服性質的外交政策。這不是完全正確的。並不是每一種掠奪政策都是帝國主義的。古代的羅馬，進行一種侵略政策，志在創立一個誇大的帝國，由這帝國包羅那時所知道的世界之全部。自然，羅馬所進行的環繞的國家之強暴的統制政策，是屬於掠奪性質的。但是在科學上，對於所研究的現象不用正確的定義，便不能使我們滿足。帝國主義，固然隱含有掠奪和橫暴的意義，然而牠不剛是指掠奪和橫暴。

韃靼汗巴梯 (Tartar Khan Bati) 征服俄國而使之朝貢的政東，是一種掠奪政策，然而牠不能稱爲帝國主義的。

帝國主義，是由經濟發展之一定的階段上所發生的一定的經濟現象。依於這個觀點，古代羅馬底侵略政策，不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政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發展中的最後階段。

古代羅馬的經濟結構，與我們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底結構絕然不同。羅馬生產少，輸出亦少。古代的羅馬國，生產不多，沒有什麼輸出，需要從牠所征服的國家輸入貨物，往日羅馬底經濟生活底根本形態，即包含在這種現象中。每個被征服的國家，都要朝貢，每年必須負擔輸入羅馬一定分量的小麥、獸皮、牲畜之類。羅馬社會，不能用牠自己的手段滿足牠的一切需要，牠需要必需的生產品之輸入。並且羅馬社會沒有勞力，所以牠必須由別些國家輸入奴隸。結果，羅馬社會不僅要從被征服的地方輸入生活必需品如麵包、獸皮、赤銅等，而且要輸入牠所沒有的勞

力。

更好的

模特兒

畧也

所以古代羅馬底經濟結構，沒有一點相同於我們現代的國家底經濟結構，我們一承認這層道理，才真正懂得由一個相異的經濟地域產生的古代羅馬底對外政策，同資本主義國家底對外政策不能有什麼相同之點。

科學底問題，是要辯別各個現象。把許多完全不同的現象放在一端的概括的定義，從科學的觀點看來，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一個人不能把古代猶太、希臘、羅馬、中世紀以及其他底對外政策同現代的對外政策辯證為相同的事實。譬如馬克斯，並未將發見各時代的普遍的法則之責任放在他自己身上。他惟限制自己於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定法則之研究，他即在這個形式上不同於許多資產階級的科學家，他們是想創立經濟發展之永久的不變的法則的。又如馬爾薩斯 (Malthus)，想創立人類增加底法則。他斷定人類增加，要比人類從土地獲得物底生產增加更快。他以為人類增加，要比自然生產品底生產增加快兩倍。多謝這個法則，人類更缺乏生存手段呢！馬爾薩斯以為救濟貧窮底增長的惟一手段，即是限制人口底增加。

馬克斯反對這種學說，他表示沒有人類增加底自然法則存在；他表示每個社會

都有牠自己的增加底法則；就是植物或動物界，設若牠受人類勢力底支配，便沒有增加底自然法則。在動物和植物界中，設若牠歸服了人類底意志，這個或那個增加底法則即照着人類底慾望爲轉移。在人類社會中，也有依於社會發展某種階段而起的增加底特殊法則存在。在有些國家，人口增加很快，而在其他國家，牠復停滯於靜止的水平線者數十年。自一八七一年後，法國人口，數目少有增加，而俄國人口，在這個時代中，差不多增加一倍。所以俄國定有牠自己的增加底法則，而法國亦定有牠自己的增加底法則。法國的農戶中，每個家庭沒有兩個以上的小孩。在資產階級中，少有能發見養有一個以上的小孩的家庭，至於無產階級的家庭，則有一個不同的法則：在這階級中能時常發見包含四個或五個小孩的家庭。

這個意思，即是指我們不能創立人類增加底自然法則。每個國家和每個階級，都有牠自己的增加底法則。所以馬克斯是對的，當牠證實沒有增加底自然法則的時候。馬克斯沒有創立過貫穿一切時代的普遍的法則。

我們如果應用同樣的方法去研究各國底對外政策，我們必須承認：在各國底對

外政策上沒有普遍的法則給我們注意。在世界歷史底進程中的每個生產底歷史的形式，在社會生產力底發展中的每個狀態，都有牠擴大國界的自己的法則，牠自己的對外政策底特殊形式。

所以歐洲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第一階段，便由民族戰爭表示其不同，龐大的民族國家——鉅大的國家組織——底形成，即是這民族戰爭底目的與結果，這些國家底結構，廣大到足以供生產力之更遠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底更高的增長。馬克斯認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底戰爭為歐洲最後的偉大的民族戰爭之一，牠完成着民族戰爭底時代，最後且引起一八四八年底民族問題之實現——即引起龐大的歐洲諸國之民族的團結。我們知道，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時代所造成的龐大的民族組織——意大利、匈牙利、和德意志。

依我們的觀點來看，帝國主義，是關於特殊的經濟時代的對外政策底發展中的一個特殊的階段。『帝國主義』這個真切的字，只有後來才表現牠的形相，即在廿世紀底初期底完備的百科全書中，也未遇見過。『帝國主義』這個字，僅在現世紀底



初期，英波戰爭（Anglo-Boer War）底時代中才開始用的。英國征服非洲的兩個共和國的戰爭，那時是第一次特稱爲帝國主義的戰爭。自從那時候起，『帝國主義』這個字，在文獻上獲得了公民權，『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者』這些名辭，才開始用來形容這個或那個國家底對外政策。

不待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同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戰爭顯然有區別，這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所有第一等強國都想從中創立廣大的世界帝國，遠拓國家疆土的戰爭。

有些人很注意關於民族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底區別的詳細問題，我對那些人願介紹季諾維埃夫（Zinoviev）同志底那本詳盡的著作，『社會主義中的戰爭和危機』（*the War and the Crises in Socialism*），他在這書中儘量形容民族戰爭，並宣示牠們的根本的特色。

我想發表一個最活潑的解釋，以使你們明白帝國主義的戰爭之本質，和牠們同民族戰爭的區別。

現代的德國，認為是模範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國家。日耳曼帝國底建設者，認為是鐵的宰相俾斯麥 (Iron Chancellor Bismark)。但是俾斯麥底政策和他的現代的繼承者底政策有天淵之別。

譬如某個國家，志在掌握着世界的特權，志在擴張牠的勢力於牠的國界底範圍之外，志在鞏固牠的主權，不僅是一個大陸的範圍以內的，而且是統制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底政策。廿世紀底帝國主義的德國、法國、和英國，努力奪取世界各部底殖民地，勢力範圍，要害處所。如果我們比較俾斯麥時代德國底對外政策同現代德國底對外政策，我們將見俾斯麥的政策同他的現代的模倣者和羨慕者底政策二者別若天淵。

我曾參加過著名的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會議 (Brrest-Litovsk Conference)。我如俄國代表團中其他一切代表一般，為德國代表底狂妄的計畫所震驚，為他們凌厲無前的征服的志趣所震驚。似乎這些人民，惟有征服全世界，把各國都變成德國殖民地，才能夠滿足他們的欲壑。這些人，是些充滿着癡狂的觀念的瘋子，是些為征

服和統制全世界——超越一切——的懸想所佔有的瘋子。德國的將領和外交家，在我們全體看來，似乎都成了發狂的人。所有這些賀弗曼（Hoffmanns）帖爾曼（Kohlmanns），誠然是些追求空想和幻影的夢幻家，後來的事實，已經表示出這種現象。他們若比起他們的老師和預言者——偉大的最真實的俾斯麥，他們都是些空想家。

俾斯麥，是十九世紀底掠奪政策底最特出和最顯著的代表。那『鐵的宰相』——或亦稱爲『鐵血宰相』（Chancellor of Iron and Blood）——是一個要爲着實現他的目的而努力前進的人物。他能夠同他談話的一個人底衣袋裏抽出一張公文來——倘若他是別國底外交家——再在一段私人談話中迫着他簽署另一張公文，最後連把這兩張公文都交給第三國了。他對於一個同他正在進行關於比利時和意大利的談判的法國外交家，就這樣行動過。他們兩人都贊成分裂比利時和從意大利取出一小塊疆土的必要。俾斯麥他自己起草一封公文，交給法國外交家簽字，但他自己不簽字，即把那公文送到比利時和意大利。大概，俾斯麥對於他要達到他的目的成何意義這

一層，是不加精選的。他能起草偽造的公文，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底直接原因，就是俾斯麥所假造的有名的延姆斯（Telegrams）電報。總而言之，這位鐵的宰相，那怕每種詐偽，每種乖巧尖銳的外交法式等，他全會做的。

但是，這個有名的匪頭英雄底政策，比起他的繼承者底政策來，是一種動人的和平的政策；他的繼承者，就是這些特爾曼、普羅（Bulows）之流，他們比起俾斯麥來，在他的本身中表現出溫柔的人兒似的，而且他們各人都有天成的優雅的人底印象，而鐵的宰相，則像真正的匪頭樣子，像普魯士的陳腐的地主和反動者底樣子。惟這個大道上的劫掠者底政策，比起他的弱性的門徒底行動之方式來，是最和平的和退讓的。

一八五六年普魯士的軍隊，在薩多瓦（Sadowa）附近的科尼格拉（Koniggratz）底大戰中打敗了奧國的軍隊。奧國政府，對普魯士政府提出和議，並供奉大宗賠款給戰勝者。

阿里木次（Olmütz）底軍事會議，由普魯士王主席，一切出席的軍事領袖，都反

對奧國的議和條件；因為當時普魯士的軍隊，離奧國首都——即是維也納（Vienna）——僅一投石之遙（a stone-throw），他們表示有向奧國要求廣大的領土之必要。但是俾斯麥獨不以爲然，他宣稱向戰敗國奪取過多的土地，把牠變成了德國永久的敵人，那不是好意。俾斯麥說：『因為奧國攻擊我們，我們便懲罰奧國，那是矛盾的事。我們非道德家，我們不是有感情的人民。我們既已打敗牠了，我們只應取得我們所最需要的。如果我們進行這樣的一個政策，五六年之間，奧國將成爲普魯士底朋友——牠將成爲牠的同盟國。並且那時於攻擊俄國或法國底場合中，便沒有後顧之憂。』俾斯麥這樣地討論，欲藉以折服議會底各位代表。但是普魯士的將領，都不同意於俾斯麥，一致地決定反對這個觀點。普魯士王便接受了各將領底見解，奧國的提議遂被拒絕。後來對於俾斯麥，對於這個強健勇敢的人，便經過了些什麼事呢？他跑出來，走進後面的房裏，僵臥床上，轉入了神經紛亂症。於是會議便停頓了。關於俾斯麥的這個突然的事實，造成了一個強固的印象在那一切出席會議的人們上。俾斯麥這個鉄人，只同他的幾個看護婦嬉戲，是因為他的講和的政策受了

反對。次日俾斯麥寫了一個最詳細的報告給普魯士王，他在這個報告中說：『如果你不想燼滅普魯士底將來，你就要允許，就要滿意奧國所願意放棄的。』這個報告，感動了普魯士王，就給他批准了。普魯士便滿意了那個戰敗國所提供的讓與物，數年之間，奧國和普魯士結成了聯盟，由是組織了著名的兩角同盟，幾年之後，由意大利底加入，牠又變成了三角同盟。

一八六六年，俾斯麥底行爲，也是如此的。設若俄國代表在布勒斯特於他們的努力中成了功，逼着德國簽了和平條約，並無割讓地和賠款，或者設若僅有俄國領土底極小部分讓歸德國人，不把烏克蘭等地給他們，他的現代的繼承者會要灰心起來了。因爲所得無幾，所以他們會要灰心。

這兩個時代——即被譴責爲掠奪政策底代表的宰相俾斯麥底政策和他的現代的門徒底政策二者之間的異點安在呢？那個異點，即包含在此——就是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而俾斯麥所進行的戰爭是民族主義的戰爭。俾斯麥從事戰爭，爲的是要統一德國，要把四分五裂的德國造成一個安定的強固的組織。

一八七一年打敗法國之後，俾斯麥反對併吞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Lorraine) 諸地，他考察這種併吞，僅出於武力底壓迫。在這種關係中，他的目的是有限制的，只在將德國創立一個強大而完整的民族國家。

一八七一年底戰爭之後，在俾斯麥看來，似乎已沒有更遠的工作為德國底外交政策所追求。他常說：『現在萬事都完成了——何等疲倦呢？』他想起德國已經完畢了牠的侵略政策——牠已再沒有什麼可征服了。他是德國殖民政策底敵人。當他談及需要新領土的獲得時，他便宣稱他不是擁護殖民政策的，他並且說：『我們為什麼需要殖民地呢？倘若我們開始奪取殖民地，我們正像波蘭和匈牙利的上議院議員 (Polish and Hungarian magnates)，他們的上身，披着各樣美麗的衣服，而他們的下身，連短袴都沒有一塊的。』

他不反對俄國努力去奪取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讓俄國去奪取君士坦丁堡罷，那並不妨礙我們，』他這樣地說。當俄國想奪取巴爾幹半島 (Balkan Peninsula) 的時候，俾斯麥說：『我並不反對——但願同奧國成立諒解。你們俄國

人，可取得巴爾幹底東部，讓奧國也取得塞比亞和門的內哥羅（Serbia and Montenegro）。』在這時期，俾斯麥不為德國要求什麼。他說德國並不為巴爾幹底緣故犧牲一個波米拉尼亞（Pomeranian）的榴彈手底骸骨。俾斯麥關於非洲勢力問題抱着似乎和平的態度。他已經壓服了法國，又願給牠以賠償，他於是催促法國去奪取突尼斯（Tunis），他想：『可讓法國儘力量去奪取殖民地。我們曾從牠取得亞爾薩斯洛林諸地，讓牠也從奪取新殖民地去獲得滿足罷，牠以後便會同我們發生友誼的。』由俾斯麥所引起的戰爭，固然是些殺人的掠奪的戰爭，然而牠們不是帝國主義的戰爭。

世界霸權底觀念，在俾斯麥看來是外國的。他想，倘若德國已在歐洲大陸上推廣牠的疆界到了某種一定的範圍中，這就很夠用了。他並不想及巴爾幹，就是非洲底問題，也難以使牠注意。這是由那種事實可以解釋的，就是當時德國的資本主義，剛才起始發達；因為資本剛才起始發達，因為工廠工場，只是正在開始興起，所以對於這些正在開始的工廠、工場，對於正在發生的德國工業，對於正在發動



的德國資產階級，一八七一年底新德國之組織，其廣大已儘足夠用。俾斯麥自己問道：『我們要何時才會達到這種組織底境界？我們有一個五千萬人口底廣大的市場，我們已經取得了亞爾塞斯洛林諸地。我們要何時才會建築起這裏一切必需的鐵路呢？我們要何時才會設立各種工廠呢？我們要何時才能用我們自己的貨物滿足我們本國人口底購買力呢？所有這一切，要何時才會經過呢？對於這個事業，幾十年的辰光那是必需的。我們何必去攪擾非洲呢？牠對於我們的好處在那裏呢？』

俾斯麥，那個暴徒，那個匪頭，是德國資本主義發生底時代之代表，雖然他有鐵一般的特性，雖然他的本質是個頑強的人，然而為適合他所生存的時代起見，在對外政策上只把極有限的工作放在他自己身上，他大概是願意同一切環繞的民族和國家樹立和平的關係的，只要牠們不干涉他的大民族主義的理想，歐洲大陸上一個強盛的德國底理想——即是為那時資產階級底經濟的綱領底表示的那種綱領。

但是因着新創的德國底組織中工業開始發達，長足地向前進，因着煤鐵底積聚，被德國工業所佔有的這兩個原素開始增加，加以德國位於經濟發達迅速的各

國——俄、法、比、奧——中間的交叉路上開始轉變爲一等工業強國，於是德國的位置也就開始急速地變化起來了。比、荷、俄、法、瑞、奧、或巴爾幹諸國底工業發展中每個向前的步驟，都對於德國底經濟的發展上發生一次有力的躍進，牠位於歐洲主要的商業路線底交點上。所以從俄國運到瑞、荷、比、法諸國的貨物，要由經過德國的大陸路線。而由奧國和巴爾幹諸邦運到荷、比、瑞典、丹麥、挪威、以及德國諸海、和北海的貨物，也要由德國經過。

這種方便的地理上的位置，同牠的煤鐵的豐富，大有助於德國工業底極迅速的發展。一八七一年後，經過了一個短的時期，德國即已超越法國底進步，而且在牠的工業勢力底發展上正在開始急速地追趕英美。德國現在變成了一等工業強國。商品底過剩生產，在那裏開始，德國商業的旗幟，開始深入世界各國。牠表現於地球底一切要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和南美諸國——每個地方——底海岸上，都有德國的艦隊發見。那著名的漢堡亞美利堅線（Hamburg-American Line），同英國諸線開始競爭。德國在爭奪海上霸權的事實當中開始超越一等海軍強國。

德國商品底過剩生產，逐漸增大，牠開始售出牠的生產品到牠自己的國界之外。牠將牠的貨物遮蓋了東歐和南歐——奧、俄、和巴爾幹諸國。德國貨物，深入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即在最高的工業國家——英國——亦發見在德國生產的一大部分貨物。德國工業，過於被牠的原有國疆所束縛，對於把持德國在歐洲的商業勢力之努力，在那裏開始着。

但是歐洲的組織，對於德國，對於牠的商業，牠的工業，和牠的艦隊，還是太窄狹。牠想奪取小亞細亞。牠欲把奧托曼帝國（*Ottoman Empire*）連接於日耳曼帝國底兵車上。漢堡報達的鐵路線（*Hamburg Bagdad Railway Line*）（這路線從漢堡直達波斯灣）底有名的設計，即欲使此種企圖實現。這種計畫底目的，在用鋼製的鐵鏈緊繫着整個巴爾幹半島於德國。德國開始夢想奪取中非洲（*Central Africa*）底全部，籌畫建築一條鐵路線從非洲底東海岸到非洲底西海岸。後來非洲底一部分，終於併入了德國。

所以，當一種偉大的工業發生，牠在許多方面都超出法、英、美、俄諸國底工

業，而又正在拘束於牠現存的範圍以內的時候，新的對外政策在那裏出現。新的人民，來到歷史的決鬥之場，爲德國要求整個世界底主權，那即是這新的經濟生活底趨勢之表示；設若這些人民是瘋狂的、悖理的，設若他們履行巨大的愚妄的事件和追求不可實現的計畫，那末，這些人民，便是那種事實底表示，就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已經走入了盲目的小徑，牠已經發達到了牠在資本主義之下所能發達的境界，如果德國現在的組織仍保留，牠便不能再向前進。因爲這種工業要發達，所以德國必須把整個歐洲，整個亞洲，和整個非洲都隸屬於牠自己。這些愚妄的圖謀，這些殘忍的設計，便如是地發生出來。

在這些經濟結構之不能鎔解的反背底勢力之下，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所述階段之下，德國政治家，如瘋狂者一樣的活動，因爲在牠的本身中，資本主義的社會之更遠的存在，是一個絕對的矛盾。當資本主義已把現代經濟驅入了一個盲目的小徑的時候，德國只能在一個方法上保留這種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那個方法，就是去征服全世界。

德國諸代表，行動殆若狂人，那在布里斯特里多夫斯克會議上是顯然的。但是這些人如是地行動，並非因為他們愚妄，而是因為他們表現為歷史的使命到了盡頭的某個階級底代表。在某個時代，資產階級驅着工業前進。現在牠不能再將工業向前發展了，牠正在日趨於滅亡。這是一個衰敗的結構，牠的代表者把一些不可達到的目的放在他們自己前頭。

德國人在大戰中原來可以獲得勝利的，這個事實，只需一加觀察，便可以表現出來；因此，在布勒斯特會議中如俾斯麥所行動地一樣行動，即已算為滿足。我們向他們提議無割讓或賠償地講和，而他們或可說他們不能同意那個要求。其實，他們是可以得着一定的賠補的，他們與蘇俄結訂公正的和約，即由這種和約可以抵制威爾遜 (Wilson)、魯意喬治 (Loyd George) 和克雷孟梭 (Clemenceau) 增養幾百萬新兵的能力。倘若同俄國成立了公正的和約，則許多在比利時、法國、和英國的人民便會說道：『爲什麼還要繼續着流血的戰爭？德國已打敗了俄國，但是他們並沒有從牠取得什麼？』

可是德國的外交家，除了他們所做的外，不能另有其他的活動，因為他們是資本主義的政體和工業底表示，那現存的組織，對於這政體和工業底發展還太窄狹，牠們必須要多多地奪取。他們逼着俄國簽訂不公道的和約。我們對他們說：『現在你們受着了損失。你們由逼着俄國簽訂不公道的和約，會從世界引出幾百萬新兵來了。現在威爾遜、魯意喬治、和普恩開萊（Poincaré）要做勝利者了。他們會對無產階級道：「這即是德國講和底目的。俄人不幸加入了這次和議，德國人盡是愚弄他們——德國人惟從他們取得萬般事物。」』

布勒斯特和約底不可避免的結果，在許多人，尤其是在我們的天才底導師列甯同志看來，是顯然明白的，他知道布勒斯特和約底最先要引起德國帝國主義底傾覆，他更形容布勒斯特和約底為俄國無產階級噓氣的處所。列甯預言布勒斯特和約底，是由歷史的事實底更遠的進程所撕燬的一片紙頭。倘若你們一閱當時我黨的雜誌，你們便會發見列甯的觀點是為一切共產黨人所接受的。我要隨意由我的作品引來一段話，這作品是布勒斯特和約底以後，立即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的，內中有云：

『布勒斯特和約，是對我們故國的一個可怖的打擊，但同時這次和約在長久的競爭中又將於牠的足跡上促成德國底失敗。或許歷史家和出版家用『布勒斯特和約』這句話來代替『古代希臘武舞的勝利』(Pyrrhic Victory)的日子相隔不遠了。德國本有機會同整個歐洲結成公正的和約的，倘若牠最先同俄國簽訂了這樣的和約，現在威爾遜、魯意喬治、普恩開萊，以布勒斯特和約底結果作基礎，便有能力再延長戰爭多年，帝國主義的德國，現在遭着了絕對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在另一處又述道：

『布勒斯特和約，是常由兩國簽訂的國際條約中之最短命的和最不安穩的之一種，那是可以無疑的；帝國主義的德國，和整個德國的資產階級，將關於同俄國訂立和約的條款問題之處決權授與如賀弗曼一樣的專橫的武人和愚妄的將領，由此犯着了致命的錯誤，這層道理，就是德國統治階級底許多代表，也會立即懂得，那也是可以無疑的。德國帝國主義者所極力誇詡其條款的勝利的布勒斯特和約，是一種愚笨的冒險，牠如一切具有嗜好性質的狂妄事件一般，牠對於德國誇大狂的政策底

鼓吹者和領袖底幻夢，給了一個悲慘的喚醒。」

我引來這些話，是依照我所著的一九一八年六月出版的『布勒斯特和約與俄國經濟恢復底條件』(The Brest Peace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conomical Revival of Russia)我引來這些選錄，自然不是表示我國人預言布勒斯特和約底不可避免的結果怎樣正確，只爲的要表示許多共產黨人所想及關於這個條約的問題。

那無產階級底偉大的天才的導師所預見的，那許多共產黨人所立即明白的，而德國帝國主義者却不能了解，他們確信布勒斯特和約是一種天才家底外交案件，牠並且遠遠地超過俾斯麥本人底一切外交上的勝利。

但是，如我們所知道的，俾斯麥的計劃，不像他的繼承者底計劃一樣地深入。俾斯麥，是他的時代底產兒，是資本主義發生的時代之代表，那時資本主義方纔發動，他只追求狹小的有限的事業。俾斯麥的計劃，除了創立一個於歐洲大陸有勢力的強盛的德國，能夠保持牠的民族的疆界而與敵人抗衡外，再不前進一步。現存狀態底保持，一八七一年底疆界底保持——這就是那位鐵的宰相在對外政策底範圍內



的主要理想。

新德國底官僚代表底設計不是這樣的，十九世紀底末葉和已過了的廿世紀底時代理德國，是帝國主義時代底德國。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底世界大戰，同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一年底戰爭二者之間的區別，即包含在此，就是一八六六和一八七一年底戰爭，是民族的戰爭，牠們的鼓吹者俾斯麥，只把有限的狹小的問題放在他自己前頭，而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底戰爭，依於曾參加過牠的一切頭等強國底觀點看來，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爭世界主權的戰爭，在這樣的一種戰爭中，一個人不能把窄狹的有限的問題放在自己前頭；爲着帝國主義的戰爭之含義，爲着每個頭等強國，須擴大牠的勢力以統制全世界。在這樣的一種戰爭中，那些外交家，只能爲他們自己起草些狂妄的烏托邦的計畫。

因此，俾斯麥能在一八六六年同奧國簽訂和約，牠不僅久不破裂，而且轉變爲一個穩固的武裝同盟，保持到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

法蘭克福和約 (Frankfort Peace) ，不論是壞是好，總能保持數十年而不破裂；而爲現代俾斯麥底思想之產物的一切外交案件，藏着急死底病原在牠們的本身內，牠們將如布勒斯特和約一樣被命運所決定，只有極短的生存。

歐學家語之義主國帝

### 第三講 帝國主義本質之馬克斯派的學說

——帝國主義即工業資本政策之考茨基的學說

我在以前的兩講中會詳細解釋和批評了關於帝國主義底本質的資產階級的學說。我已經介紹你們以謝伊爾底『帝國主義底哲學』，和斐里羅底歷史的學說。我已表示了歷史上各時代中各國所進行的侵略政策並非帝國主義的，我並已注重到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爭之區別。

依於馬克斯派底作家底觀點，帝國主義係代表着資本主義生產底最高階段——一個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所僅達到的階段——之產物。

在馬克斯派的文獻中有各種關於帝國主義底問題的學說。考茨基、希爾費丁和列甯底學說，都值得特別注意。

考茨基怎樣詮釋帝國主義政策之本質？

帝國主義，是發達到高度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每個工業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努力去降伏並併吞許許多多的農業區域，不論那些農業區域是屬於什麼國籍，帝國主義，即包含在這種努力中。

一個工業國家，生產極多的商品。牠生產大批麻布、砂糖、機器、和軌條，在牠自己的國疆內牠絕不能用盡這些商品。所以帝國主義表示牠自己在於努力去征服些農業國家，藉以向牠們售出些剩餘的貨物。農業國和工業國兩者間的區別是什麼？工業國家，生產許多工廠製造品，這些製造品底分量大大地超過了牠自己所需要的額數。農業國則相反，缺乏製造品，但是牠們有過量的麵包和各種原料。牠需要各樣機器、運輸車輛、軌條等等。所有這些，牠們只能從工業國家取得。在軍事的意義上，一個農業國家，要多謝牠的技術底輕微的發展，鐵路和新式武器底缺乏，人口底無知無識等等，牠非代表一種重大的勢力，而且容易變成小資本主義國家底掠奪品。統轄非洲和亞洲一些廣大的領土的葡萄牙、比利時、與荷蘭底例子，

就是這個實事底最好的解釋。

但是如果我們描寫如英法這樣的較大的工業國家，這些國家便握有巨大的軍事勢力，牠們保持一個整個的帝國，毫不費力。所以僅有四千萬人口的英國，統治一個含有幾萬萬人口的如印度這樣廣大的國家，並且只有十八萬到二十萬兵便防制了牠，而這些兵士中又僅約一萬五千人是英國兵，其餘的便是土人。

英國是一個工業國家，佔有廣大的鐵路網，牠可以急速地運動牠的軍隊展布於廣大的地域上。牠有巨大的艦隊，可以輸送兵士於內海遠洋。牠又有許多軍用工廠和工場，造出自動車、鐵甲車、無畏艦、潛水艇等等。試看印度底四萬萬人口，怎能反抗這些壓迫和橫暴底可怕的武器？

小小的英國，已久為世界之女王，牠差不多管轄着五萬萬外國人口；小小的法國，統治着阿爾及耳 (Algiers)、突尼斯、摩洛哥、印度支那等。法國底經濟的發展，能使牠發達一個威赫的武力，那些服從牠的農業國家，對於這種武力不能有什麼反對。中國有四萬萬人口，却不能創立可以保持那個國家底民族獨立的軍隊。農

業國家底特色之一，就是牠們的武力薄弱。

卽如俄國一樣的國家，握有從大彼得 (Peter the Great) 時代所創立的和繼續推廣的偉大的武力，擁有多少已發達了的工廠工場工業和彼得堡 (Petersburg)、莫斯科 (Moscow)、沙哥夫 (Charkov)、基輔 (Kieff) 等等這樣的城市，並佔有分枝的鐵路網，然而在全部戰爭中表示牠的懦弱顯然明白——這正是因為俄國多半還是屬於農業國家，而不是屬於工業國家。

倘若我們在現今與世界資本主義決鬥的當中能成爲勝利者，那與其說是由於我們的英勇的紅軍，倒不如說是由於我們有同盟者在敵人底營寨裏。

在軍事的意義上，一個農業國底特色，卽是牠的武力比較薄弱。設使如有許多常備軍的俄國一樣的國家，在直到一九一七年的全部戰爭中尙顯然表示出軟弱來，那末，中國在同資本主義國家鬥爭的當中，雖然牠有四萬萬到五萬萬的人口，亦更是沒有力量。當八十年前，英法兩國，同對中國宣戰時，牠們僅需四萬軍隊，便打進了北京，取得了中國底首都，逼着牠簽下了一種可恥的和約。同樣的故事，重演

於當中國排斥歐洲人而有拳匪之亂的時候。後來歐洲人僅調動五萬軍隊便壓服了那次的暴動。

歐洲的集權國家，覺得征服和統治最廣大的農業國家是很容易的，如埃及、印度、支那等等便是例證。

帝國主義，是志在征服農業區域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底對外政策。在這種關係中，帝國主義，即是工業區域和農業區域二者之間相反底結果。

一個帝國，是由兩個相等的部分構成的總體。工業國居於中心地位，所以那些被征服的農業區域環繞這工業國——這個首都，猶如各行星在牠們的軌道上環繞太陽而行一樣。

英帝國底中心，即是位於歐洲的那個小島。這就是差不多世界各地都發見的英國殖民地如行星一樣所環繞着的太陽，這些殖民地，即是指全部海島、大印度帝國、印度支那之一部等等。

所以依於考茨基底觀點，帝國主義底基本特色，即是奪取經濟落後的農業區域



的那種趨勢。但是考茨基底這種學說，是非完全的和非正確的。在戰爭之前，我在我的文字和著作中曾經表示這樣的一個帝國主義底定義會抵不住批評底鑑定。然而在近世戰爭以前的時代，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努力去奪取農業區域，那是確實的。

在大戰底前夕，歐洲各國底對外政策，可以由牠們爭奪農業區域——爭奪殖民地——表示出來。在過去幾十年底過程中，歐洲一切國家，已突飛猛進地相率去征服亞洲和非洲中那些落後的區域。兵戈所至，這些區域即已豆剖瓜分，各種小地方，都已為歐洲各國所奪取。在這個時代底過程中，非洲和亞洲中某個全部土地，盡為歐洲各國所佔領。突尼斯 (Tunis)、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蘇丹 (Soudan)、奈幾里亞 (Nigeria)、剛果 (Congo) 等等，莫不為歐洲各國所奪取。於是人們發生了一種印象，似乎一個國家之存在底整個性質和牠的對外政策，都包含在牠努力去奪取落後的區域。然而在實際上這不是如此的一回事。

每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家所努力去降伏和併吞的，不僅是農業性質底區域，而且

有屬於鄰國的工業最發達的省分，帝國主義政策，即包含在這種努力中。農業區域，先於其他區域而被奪取，只是因為牠們容易征服，因為牠們僅佔有薄弱的武力。但是所有歐洲各國底主要目的，即世界大戰所從而爆發的目的並非努力去奪取落後的區域，而是儘先去奪取鄰近的工業區域，是努力彼此攫取那些最重要的工業區域。

所以法國以從德國奪取最緊要的亞爾塞斯洛林和塞爾河流域為牠的根本目的。德國在牠那方面，則以推廣牠的疆界，從比利時、俄國、和法國割去牠們的最大的工業區域為主要目的。

帝國主義，是一種專從事於征服的政策，不僅要征服落後的農業區域，尤其要征服毗連於上述國家的最大的工業區域。正因為法國在現今的戰爭中志在攻取亞爾塞斯洛林和塞爾河流域，正因為德國志在從法國攫取牠的工業最發達的區域，並從俄國奪去整個波羅的海沿岸地，整個波蘭，和整個烏克蘭，而俄國則希望奪得加里西亞 (Galicia)，西利西亞 (Silesia)，和德國波爾諸省 (Polish Provinces)，並奪取

君士坦丁堡和那海峽——正因為這個事實，所以在一二年中戰爭不能中止。

考茨基的學說，至少是不完全的。這種學說，已為現在戰爭底一切事實所破碎，尤其是被最後的結果——即布勒斯特和約與凡爾賽和約(Brest and Versailles Peace)——所破碎。

在布勒斯特和約中，德國表示一種狼吞虎嚥的嗜慾，想奪取那俄國底最大的工業地域——波羅的海沿邊各省，所有我們的海口都在此處，我們由這些海口售出我們所生產的剩餘商品到歐洲大陸，我們復由這些海口接收從外洋運來的製造品；其次便想奪取波蘭——沙皇時代的俄國( Tsarist Russia )之最大的工業區域；牠還要擴張到我們的南部。在西方呢，德國正努力以奪取比利時和法國底最大的工業地區。

在凡爾賽和約中，雖然是反對德國，却由英法帝國主義表示出同樣的趨勢來。帝國主義的法國底主要目的，在奪取德國底最大的工業區域。法國從德國奪得亞爾塞斯洛林——那即是德國最重要和最大的工業地區，牠佔有最豐富的煤鐵；牠已侵

佔塞爾河流域，即所謂德國底煤鐵區域，牠並且現在正努力於割取巴拉丁（Palatinat），德帝國底工廠多設在此地。

所以工業資本所努力奪取的，不僅農業地域，並有鄰國底工業地域，帝國主義即包含在這種努力中。確然，這種趨勢，已成爲現在的戰爭所取的暴戾的特性之原因。

並且在歐洲大陸上有所展拓，是勝利的和約之結果，牠比較非洲或亞洲上的最重大的獲得還更重要，在大戰底過程中，德國和法國帝國主義者對於這一層，蓋已熟爲籌畫。

所以一九一六年民族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s）底領袖巴叟曼（Bassermann）在德國賴喜斯塔格（Reichstag）底會議上宣道：一個極大的殖民帝國底創造，雖然牠也許重要，然若比起擴張德國底領土於歐洲大陸上，却殊不足輕重。



## 第四講 希爾費丁的學說

——帝國主義初階期和最後時代底銀行——工業中銀行資

本之深入——財政資本

在前次講演中，我解釋了考茨基的學說之本質即努力去征服或降服農業地域的工業資本政策。後來考茨基受了希爾費丁底影響，引入了重要的增補在他的學說中。希爾費丁，是個著名的馬克斯主義者，他貢獻了牠的有名的著作財政資本於帝國主義底問題。希爾費丁的學說之本質，包含於下之所云：在以往的時代，銀行只在經濟方面履行一種極有限的職務——高利貸業者底職務。銀行於一定的百分率上供給各廠主所需要的金錢。但是銀行本身與生產過程沒有什麼關係。銀行並供給金錢於政府。

而在他方面，銀行復從私人和政治家收入金錢以為儲蓄，牠們即用着這金錢去

買空賣空。着實說來，這就是帝國主義底初曙期和前世紀底中葉各銀行所履行的職務。銀行是一種組織；牠從私人或從政府收入金錢，支付他們以一定的百分率以為報酬，再由他們自己也按一定的百分率將這金錢借給那些貧窮的人。在這些銀行高利貸業者中，依於資產階級的觀點，有極誠實的人存在。並且倘若一個銀行家得了一個誠實可靠的銀行家底名譽，資本便會流向他方面來。因誠實可靠而著名的這樣的銀行家，就是洛特細爾特諸家(Rothschilds)。在法國侵入德國的時候，薩克森王從薩克森(Saxony)出口，他把所有的金錢和貴重品都給薩克森的洛特細爾特銀行儲存，然後逃到俄國。後當薩克森王朝恢復的時候，他們便將所有的金錢同應得的利息一概還給薩克森王。洛特細爾特銀行，是一個很誠實的銀行。聲譽由此大起，連以前把金錢存放別處的一切富人，都取着他們的金錢再存到洛特細爾特銀行去。

銀行依百分率收入金錢，復用百分率放出。依於資產階級的觀點，銀行家能夠做極誠實的人，亦能做好滑的人。銀行破產的事是常見的。銀行家不能用牠的金錢

進行必要的經營；他們一入混亂，就要傾家蕩產，逃到某處或別處躲避。各銀行家，不論是誠實的商人或欺騙的拐子，他們在經濟生活中的職務，無論如何是極有限的。銀行家只能履行中間人底職務，高利貸業者底職務。

但是在這個範圍裏漸漸發生了革命。因為歐洲各國人口底與旺逐漸增長，並且金錢開始積聚不僅屬於富人手中，亦不限於店商和有產農民諸種人之中，即當時工人中也常有些許餘錢開始積聚着，且有一種欲望開始發達，不想把這金錢留在家裏，要將他存入銀行，企望在這金錢上獲得某種利潤，由是銀行開始從純然高利貸業者底職務過度到直接管理某種工業的職務，以前那些純粹的高利貸業者，是不注意到生產過程的，他們只追求於他們的資本上獲得某種百分率的目的。

那些管理銀行的人，察覺了把資本投入各種企業並將各種企業隸屬於他們自己的勢力要比限制個人本身於高利貸業者底職務能獲更多的利潤。每個工廠，每種企業，都能產生利潤，而且利潤底標準，往往超過利息底標準。所以不做高利貸業者，於銀行家更有利益，而他本身做一個利潤的獲得者——一個工業家——於他實



所必需。

積聚大宗儲金於銀行的程序，對於降伏某種國家底全部工業，使歸屬於銀行主權，大有幫助。在大戰底前夕，不論在德國和法國均能發見幾萬工人每個都保留幾千佛朗以備窮乏時之急需。法國的工人或小店商，未曾把剩餘的金錢放在家裏的，他立即便將牠存到銀行去，倘若你走進法國銀行，你就會看見那裏有各種職業底人民。你會看見那裏有牧師，有資產階級的青年婦女，有衰老的婦人和做短工的婦人，有兵士和水手等等。每個人都把他節省的金錢送到銀行，將牠們存放在那裏。就是最貧窮的人，一剩餘幾百佛郎，便購買某種證券，盼望牠將來漲價，盼望他們將由此有所獲得。

因把儲金送存銀行的這種趨勢，在社會最複雜的階段和階級底代表中開始逐漸增強，許許多多的款項，便開始積聚於銀行。而當銀行積聚了十萬萬盧布以為貯蓄的事情實現了的時候，銀行便不再限制牠們本身於牠們某時所履行過的職務了。

大宗款項開始積聚於銀行，其富裕不僅足以創立新的工廠，而且足以創立一切

工業部門，營造幾千哩新鐵路線，並建設新的市鎮。在這些環境之下，銀行家底管理者不復限制他們本身於純然高利貸業者底中庸的職務了，他們已開始將生產事業隸屬於他們自己，已開始建立工廠工場底管理。

銀行逐漸向一切工業和商業部門中發展，竟變成了獨立的管理者。銀行將牠們的存款者底資本投入活動，便開始應用這些存款建立化學工廠、砂糖製造廠、軍用工業廠等等。

銀行資本深入工業資本的程序，結果，竟將每個國家底全部工業幾盡轉入了銀行底掌握。銀行家已逐漸變成了工業資本家；在他一方面，工廠主變成了一種司帳員，即某種企業上銀行家底代表。如以爲具着摩洛梭輔 (Murosov)、克虜伯 (Krupp)、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司乃得 (Schneider) 等等名號的工廠工場，即是屬於這些人——摩洛梭輔、克虜伯、阿姆斯特朗、司乃得、和其他諸人——所有的，那是不正確的，這些人，不過是佔有上述工廠底股份的那一切人中間的最大的股東而已。

現代的工廠主，不過是些掛名的廠主而已，絕不是企業底真正的主人翁，這樣的主人翁，猶如他們的祖父一般，雖然這些祖父沒有他們的孫子所佔有的機器車、華美的大房屋、和極大的利潤，可是這些孫子只對於這個或那個銀行新提加履行一種司帳員的職務。那些工廠，現在不是隸屬於摩洛梭輔、波第落夫（Putlov）、得米多夫（Demidov）、克虜伯、司乃得諸人的，而是屬於某個特殊的銀行，或整個銀行集團的。

在現在的時代，計算每種工業企業底安定，全以牠的股分底交換額為轉移。

一個股分，即是一張有價值的證券，牠以這個或那個資本上的百分之幾的利潤供給牠的佔有者，牠全寄託於企業底利潤的性質。在資本主義的戰爭中，即當波第洛夫、司乃得、克虜伯、和阿姆斯特郎諸工廠正發達的時候，這些軍用工廠底股分，獲得了良好的利潤，於是價值漲得很高。現時一切工廠底資本，都包含有這樣所謂股分的證券。這些股分，在大戰以前，都是屬於某個或其他銀行的——例如屬於阿速夫頓銀行（Azov-Don Bank），或俄國對外貿易銀行（Russian Bank for

Foreign Trade)，或利奧內信用銀行 (Credit Lyonnais) 等等，並且只有這些股分底有限額數，便歸了摩洛梭輔、克虜伯、司乃得和其他諸人，至於這些股分底一大部分，是盡屬於銀行所有的。

這資本是屬於銀行的——銀行資本已深入了工業，並統治和支配這工業——那即是所謂財政資本。

財政資本，用以前高利貸業者底中庸的職務不能再使牠本身滿足。現在牠不如此了，牠直接指揮工廠，將牠們置於牠的管理之下，牠知道工廠應當生產這批或那批貨物，工廠應當用這些或那些機器底輔助從事生產，工廠應當製造這種或那種製造品。銀行現在當擴大牠的利息的時候，便擴大生產，而當需要減少生產的時候，便將工廠關閉，不管牠是屬於誰人所有的。那些銀行已將某種國家底一切工廠和工場概置於牠們的管理之下，和牠們的經營之下；在實際上，一切工廠和工場，都已屬於那些銀行。

於是發生了一種情形，在這種情形當中，一個國家底工業生活，不由獨立的工

業家所管轄，而由某種無名無號的活物所管轄，或由一團統一的財政家所管轄，他們把國家底一切工業概歸於他們的掌握。

例如當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底戰爭中於法國設置化學工業爲軍事目的所必需的時候，這種工業不爲單純的個人所設置，也不爲獨立的工業家所設置，但有那巴黎銀行 (Paris Bank) 簡單地宣稱，牠正在進行設置百五十個製造化學工業品的工廠於法國，最後復宣稱牠正在發出簽押的名單。那時有許多人爭相簽名於這些股分，於是巴黎銀行爲整個法國設置了化學工業。這個銀行，在牠的傭人中有各種工程師，由他們起草所需工廠，設置工廠，和必須注意到的事物之計畫。所以這銀行在他們的管理上不僅有鉅大的資本，而且有偉大的技術力量，便能夠指揮工業於牠似乎必需的那個方法中。

現在讓我們觀察這些銀行怎樣活動。讓我們把法國作個證例。法國有幾個主要銀行，即利奧內信用銀行，總會社銀行 (Société Générale) 和拆息銀行 (Discount Bank)。讓我們引利奧內信用銀行爲證罷，這個銀行，在法國底每個市鎮上均有分

行，並非每一市鎮僅有一分行，而且依於市鎮之容量有時竟有十個、二十個、三十個、甚至一百個分行。如果我們以巴黎為例，那末，在巴黎底每個區域我們都遇着利奧內信用銀行底分行。

這樣做來，爲的什麼？是要能使身有儲金，而又沒有時間將牠們攜到遠處的每個店商和工人把牠們存放於利奧內信用銀行，這個銀行離他的家庭只有幾步遠。

工人赴他的工廠工作，受着一兩百個佛郎，再跑進同他的家門相對的銀行裏去。其次，他於那個銀行得着一張收據，他依舊去做工。巨大的資本，在這個方法中爲利奧內信用銀行所收集。

同樣的事實，爲其他銀行所履行。差不多在利奧內信用銀行底傍邊便有總會社銀行和拆息銀行底分行。因此，每個街道中都有這些銀行底分行，以致恰如咖啡店和紙涼亭一樣。但是這些銀行底分行匪惟發見於市鎮，並亦發見於鄉村。

在俄國每個鄉村裏，你同我們只看見教堂是最美麗的建築物，但是在法國，在一個歐洲的國家，你將在教堂邊傍還看見學校，和銀行底分行。同時，倘若你在某

個小小的法國鄉村裏察見了一座巍峨燦爛的建築物，牠比那學校更龐大而更華麗，即比那教堂也更森嚴，那末，你就可以決定這個建築物即是銀行，許多農民均在那裏提取他們的儲金。

往日農民把他們的儲金藏到長襪子裏，或者把牠們放到瓶子內，再把瓶子埋在地中，但是現在連做這種事體的唯一的農民都沒有了。那些法國農民，很遵守常規似的，很重保守，不願脫離他們的舊習慣。不久，當他們已注意到一座巍峨燦爛的建築物，冒險走入其中的時候，他們得見一間裝有鐵門的鐵房，他們得見許多落了鎖的鐵箱，他們並聽到：『倘若你們洽意，你們可以把你們的錢給我們，我們將付給你們以利息；如果你們不願做這件事，你們可以只把你們的錢放在這鐵箱內，這鐵箱可以當做你們自己的，你們可以取着牠的鑰匙。你們只能付某種數目以爲貯蓄，至於在這箱子內你們不僅可以保存你們的金錢，而且可以保存你們的貴重品，那個鑰匙可以常爲你們佔有的。』農民起初取着鐵箱，他把他的錢安放在這個不能燬滅的鐵箱內，而將鑰匙取去，回到家裏。你猜罷：一月之內，他來到原處，

依舊看見他的錢在那裏放得非常安穩。

他開始漸漸相信銀行，把他的錢給予銀行，並說道：『你用着牠做你所心願的罷；我的錢投到何處爲最好，你告訴我，我即把牠投到那裏。』還有些農民取着錢，直接委託於銀行。例如銀行勸告農民把他的錢投入俄國公債，農民便照着做去。

所以，沙皇因需要款用而放出的俄國公債，法國農民收容最多，結果，沙皇政治在實際上由俄國農民所支持者反不如法國農民之多。所以法國農民，因其相信銀行，便將他們所有的貯金盡行收買俄國債券。這即是法國農民極注意俄國一切消息，並極注意世界大戰的理由。

法國農民，業經受害不淺。當我們的經濟情形進步了的時候，我們必須對於這個問題嚴加考慮，因爲有大多數貧苦農民正身受其害。他們說道：『我們把我們的錢給俄國，現在牠並未還給我們。』他們並以爲俄國布爾什維克對於此事要負全責，因爲布爾什維克反對償還他們的錢。



於德、於英、於合衆國，各銀行支部亦撒播全國，正如我們在法國所見情形一樣，這些銀行逐漸握着了農民、工人、小店商諸社會成分底一切金錢。這些銀行，便如是地厚集了巨大的資本。

現在這些銀行，已是怎樣地活動呢？讓我們引利奧內信用銀行或總會社銀行以爲例罷。牠們不僅已將法國收集在牠們的手中，而且已將整個世界收集在牠們的手中。如果我們以俄國爲例，我們便明白大戰以前和大戰當中在俄國許多市鎮底許多街道上都有利奧內信用銀行底分行。這個實在的利奧內信用銀行，這著名的法國銀行，在俄國底一切市鎮上都有牠的分行，牠於財政和工業兩重關係上剝削俄國。許多俄國人民，不信任俄國銀行，而把他們的錢存放利奧內信用銀行。當需要爲俄國分配公債於法國的時候，這是利奧內信用銀行代辦的。這個銀行，有牠的分行展布於俄帝國底整個廣大的領土之上。牠有這些分行在中心，在東方，和在北方；在波蘭，在高加索，在西伯利亞，——每個地方，均有利奧內信用銀行的支部，惟沒有總會社銀行支部。

這是什麼道理呢？

是因為法國各銀行均分了全世界；總會社銀行發展牠的活動於巴爾幹和北美洲；拆息銀行則發展牠的活動於南美洲。所有這些銀行，把全世界瓜分在牠們中間——一個佔有俄國，另一個佔有巴爾幹諸國，第三個佔有美洲，餘可類推。

每個銀行，係代表全部分行底一個集團。利奧內信用銀行，不僅有牠的分行在巴黎，而且有牠的分行在法國一切市鎮和鄉村中。牠並且有牠的分行在俄國，每個銀行，確代表一個銀行新提加（A syndicate of bank），一個銀行托辣司（A banking trust）和銀行團（Bank Consortium）。牠是一個可怕的有力的財政組織。總會社銀行和拆息銀行，佔有相似的勢力。

在整個法國內，僅有四五個銀行佔有最高勢力；牠們不僅掌握了整個法國底財政生活和工業生活，而且掌握了許多其他國家底財政生活和工業生活。牠們並且伸出牠們的腳爪到別的地域裏，牠們把亞細亞、土耳其、巴爾幹、美洲底某幾部分，澳大利亞（Australia）等等都網羅在牠們的黃金的財政蜘蛛網裏。

有同樣的現象，見於美洲和英國。

德國也有幾個主要銀行——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德勒斯得涅銀行 (Dresdner Bank)，和其他銀行，牠們管轄了整個德國，並將其他國家網羅在牠們的蜘蛛網裏。

但是這些銀行爲避免彼此過於競爭起見，便轉入互相妥協的途徑，我們已經知道了法國各銀行怎樣把整個世界分配於牠們中以避免彼此間的競爭。我們已經知道了利奧內信用銀行、團同總會社銀行和拆息銀行如何分割於這樣的一種方式中，就是一個銀行，把俄國佔爲己有，另一個銀行把巴爾幹諸國佔爲己有，第三個則將美洲佔爲己有。

所以法國、德國、英國各銀行，也贊成把各國均分起來，恰如以前這些銀行彼此之間成立協定一樣。所以我們可以說，已經佔有巴爾幹諸國的法國銀行，要同也有分行在這些國家的德國銀行妥協，這個銀行說：『你來啊！讓我們來分配，我根本要取得保加利亞 (Bulgaria)，你去取得西伯利亞罷！』或者某個銀行可以同另

個銀行協定於這樣的一個方式中，就是一個把化學工業底發展歸於已有，而他一個銀行便將軍用工業歸於已有。

各國底銀行，彼此之間都已如是地妥協了。

但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之本質，包含在此中，結果，在這種社會中，是沒有鞏固的協定可以想像的。這些銀行，彼此之間，雖已成立妥協，至若誰佔有世界底某個地區，却不能避免衝突和競爭。而且這些衝突自然要引起世界大戰。

例如報達鐵路 (Bagdad Railway)，想來是一種純粹的德國事業，但是在這事業底開頭，却有十五個德國人、六個法國人、和三個比利時人——那末，在實際上牠是一種國際團體。而且當時那些法國人願意他們在那種事業上所佔的股份要比別人的股份更大，那些德國人更希望他們的股份是其中最大的。

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勢力為基礎，牠惟實行掠奪而已，而當有關於分贓的爭執的時候，間常難於成立協定。凡有一個主人和幾個股東——每個人都想阻止傍人底活動——的地方，每種事業中都有這種情形。

所以問題就在此中。這些銀行，均分了整個世界，而在他們之中事後又不能無衝突。財政資本，就是這樣活動的。

在銀行底發展底初階段中，牠們原先是履行高利貸業者底職務，牠們的職務是有限制的，我們已經證實了這種事實。那些銀行，惟以逐取利息，供給金錢，做牠們本身的職業。當一個工業家要擴大他的事業的時候，他便走到一個銀行家那裏說：『我現有一千個工人爲我勞動，但是我有如許多的主顧，以致我所有的貨物，不足以供他們的欲求。我能發達我的事業，我不僅能僱用一千個工人，而且能僱用兩千個工人，但是我沒有錢去做這件事，你給我以錢罷，我將付你以一定的利息。』那個銀行家便把錢借給那個工業家，然在生產事業上絕不足以使他本身注意。那個意思，即是指所有那時銀行家底職務都是高利貸業者底職務。

而在他一方面，復有些不需錢的人，而且他們有剩餘的錢，他們不知道怎樣使用牠。他們也走到那些銀行家那裏說：『你把我的錢儲蓄起來，給我一點兒相當的報酬罷。』那些銀行家，便接受了他們的錢，支付他們以些許的百分率——約百分

之二三——而他們從向銀行借款的那些人上取得更大的百分率——約百分之五，如是他們常有一定的利潤。因此，銀行底職務是一種極中庸的職務——很有限制的；收納金錢，並供給金錢，如斯而已。這就是銀行在牠的發展底初階段之職務。

但是當資本主義工業發達的時候，當財政經濟發達的時候，當剩餘的金錢為社會底各部分和各階級所彙集的時候，銀行便積聚了巨大的資本，並開始轉變為有力的財政組織，吸收着國內一切金錢，歸了牠們自己。於是銀行不再以高利貸業者底職務自滿了，牠們變成了一切工業底指揮者，管理着一切工業，將全部工業歸於牠們的掌握。

這就是銀行資本底發展中的第二階段——財政資本。這就是表現出大戰底前夕的時代之特性的階段。

財政資本，即是深入着工業，指揮並管理這工業的銀行資本。財政資本，即是不復限制牠本身於高利貸業者底職務的銀行資本，亦即是不再限制牠本身於純然圖利放債或收款儲存的銀行資本。牠現在指揮工業，並表現為工業底真實的主人

翁。

當表現爲銀行資本的財政資本深入工業且指揮牠的這樣的時代中，各位工業家——摩洛梭輔、波第落夫、司乃得、得米多夫、克虜伯——雖然他們可以發財、雖然他們可以佔有許多華麗的住宅、雖然他們可以在國內或國外消費多量金錢、雖然他們可以賭輸大批盧布，然而他們不能再做工廠底真正的所有者，那些工廠，現在都屬於銀行所有了。而且所有這些波第落夫、摩洛梭輔、得米多夫、克虜伯等等，只是些事業上的股東——只是些大機器底車輪上的螺絲——只是些事業底真正的所有者之代表——銀行底代表。雖然這些掛名的所有者從這事業獲得巨大的利潤，然而不是這些所有者指揮這事業，這事業底指揮者却是銀行。

英王坐在他的皇位上，得受鉅額金錢，然而在國家底生活上却沒有或不大有勢力；得米多夫或摩洛梭輔，恰如這樣，他從工廠獲得巨大的利潤，然在實際上他並未指揮他的工廠，他的工廠完全在這個或那個銀行底管理之下。

## 第五講 財政資本和工業資本之考茨基的學說

——北明罕和曼徹斯特

在以前的講演中我曾詳述過考茨基的學說。我所指出的這種學說，包含在帝國主義即努力於征服農業地域的工業資本政策之定義中。考茨基後來因受了希爾費丁的學說底影響，在這種學說上引入了基本的改變。希爾費丁的學說之本質，包含在帝國主義即財政資本政策之定義中。

什麼是財政資本呢？我已經表示了銀行資本在以往的時代只履行一種極中庸的職務——中間人的職務，高利貸業者底職務——牠履行這種職務直到某個時代，即是當廣大的數目開始積聚於銀行，竟多至十萬萬佛郎或馬克的時候，亦即是當銀行聯合而成爲托辣司和新提嘉，並於每個國家組成了三四個大銀行的時候，每一個大



銀行，都是由幾千個獨立的銀行聯合會所形成的強有力的財政組織——將一國底全部工業盡行奪歸牠的掌握的一種組織——即由這種組織限制、管理、並指揮一國底全部工業，那時銀行在實質上變成了工業底真正的主人翁和指揮者。而那些工廠底以前的主人翁和指揮者——即各個摩洛哥梭輔、波第落夫、得米多夫、克勒佐（Cré  
sol）、克虜伯等等——除非做這些相同的銀行底代表者、司帳員、主要或僅次要的股東外，不再有任何其他事業。並且這種銀行資本已深入了工業中，復管理着，限制着並指揮着牠，那就叫做財政資本。財政資本，即是指揮工業的銀行資本。

依於希爾費丁的學說，帝國主義即是這實在的財政資本政策。財政資本，必須從事侵略底掠奪政策。財政資本，志在奪取新的和素未栽培的領土。在牠的侵略政策中，財政資本比工業資本更能深入——例如，工業資本在奪取不能銷售貨物的直接地域上便沒有什麼利益。工業資本底侵略政策，是有牠的限制的。

依照希爾費丁來說，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大戰底前夕所用的侵略政策，可以由財政資本底需要來解釋，財政資本驅着這些國家去從事世界政策，並征服尚未瓜分

的一切世界地區。

這些近代的國家，與以往的時代相反，牠們現今輸送到鄰近的歐洲各國以及非洲和亞洲的不是貨物，不是機器，而以金錢爲第一着。商品底輸出，是舊式資本主義之特性的表徵，爲近代資本主義之特性的表徵的，是資本底輸出；這種情形，在廿世紀中已達到了一種特殊的巨大的發展。在大戰底前夕，投入外洋的英國資本，達到了四十萬萬金鎊底可驚的數額。投入外洋的法國資本，已超過五百萬萬佛郎（合英幣二十萬萬）。法國輸出少許貨物到別的國家。但輸出多量的金錢。迄世界大戰，已有千五百萬盧布從法國輸入俄國。

資本底輸出，確實沒有限度，那是牠的特性的表徵，同貨物底輸出顯然有別。即撒哈拉（Sahara）沙漠中，也能消去一千萬萬盧布，還有應給銀行家的利潤在內。誠然，一加觀察，即輸入任何貨物到撒哈拉，都沒益處，因爲那裏沒有人口——沒有人能買任何貨物。然而財政資本，即在撒哈拉中亦將爲牠本身發見工作。人們可以在撒哈拉中安設不適用的鐵路線，能建築堡寨、礮台等等。這就是財政資本正在奪

取爲工業資本所不會注意的這樣的地域的理由。所以財政資本是最狂暴的侵略政策底代表和動力。

爲最冒險的事業輸送資本到殖民地，於銀行是不會有什麼危險隨着發生的。如果銀行公佈一種計畫要建一條鐵路經過小亞細亞，或經過非洲底某部或另一處所，那條設計的鐵路股分名單，便宣示出來，立即就有無數的中小股友相信關於所述事業底特殊利益的新聞紙上的條款，去簽認新公債，並轉變他們的金錢爲報達鐵路或直達剛果的某路線上的股分。所以殖民地事業，對於銀行往往是從牠們本國底民詐索金錢的一種優越的手段。並且這種資本底輸出，是沒有什麼限度的，因爲這些手段，不是由被征服國底人口收集起來的，而是由征服國底人口收集起來的。

所以幾百萬英國的、法國的、和德國的工人、店商、以及一切微小節儉的借主，都把他們的儲金奉獻於殖民地事業，和一切冒險事業，希望得着些許利潤。我們知道幾百萬法國農民如何必須付出一百五十萬萬佛郎以供沙皇政治的犧牲了。

對於資本底輸出，是沒有限度的。如果這是對的，如果財政資本對於牠的擴張

沒有限度，如果牠能從牠自己的人口收容一切餘款，並有奪取許多新地域的趨勢，那末，對於牠的侵略政策是沒有限制的；因為即是那最荒野的地域，也能當爲獲得利潤的手段，所以就要輸送兵士到那裏去，他們就要由鐵路運輸，就需要設置大礮，並且必須爲他們製造各種武器。而送去新的船舶，製造鐵甲艦等等，亦所必需。每個殖民地，組成一個獲得新利益的手段。所以我們明白財政資本是帝國主義和現代侵略政策底根本原因。

在這種學說底影響之下，在希爾費丁的著作底影響之下，考茨基變更了他對於帝國主義的見解。往日考茨基斷定帝國主義即是工業資本政策，斷定帝國主義表見於工業國家去征服農業的經濟落後的地域之努力中，但在希爾費丁的影響之下，考茨基變更了他的學說，引入了實在的改革於這種學說中，並開始發達着新的見解。他開始證實關於內外政策底問題的工業資本和財政資本之間有重大的區別存在。工業資本，進行一種比較和平的和比較自由的政策，而財政資本則是一種反動的資本，努力於國內增長半封建貴族和軍事底勢力；牠又是一種侵略的資本——即奮力

於有加無已的新的對外的征服事業之資本。

怎樣去解釋工業資本和財政資本之間的這種區別？在工業資本底時代中，工廠底所有者是個別的工業家，獨立的個人，這些工業家，一方面彼此互相仇視，同時他們卻注意到他們的國家內一定秩序底存在，一定憲法，議會，以及一定出版自由等之存在，因為每個工業家，只是管理他自己的工人的主人翁，而不是關於官僚方面的主人翁，也不是關於某種長官或縣檢察官的主人翁。在俄皇時代的俄國，每個哥薩克的官吏，每個縣檢察官，推而至於每個縣知事，在法律底掩護之下，可以阻礙工業家於他的職業之上；他們能阻礙他的生產底發展，工業底發展。

如果國內陷於無政府狀態，如果賄賂盛行，則工業和商業便不能興盛。對於商業和工業，必須有某種程度底秩序。在極端暴虐底時代，君王的權勢，是同貴族站在一邊的。貴族底利益，因為君王權勢的關係，要比工業底利益高一等。資產階級，知道地主底利益比較市鎮工業底利益對於統治權力有更大的關係。所以工業資本的工業家，注意於獲得貴族政治之一定的限制，君主政治之一定的限制。

並且工業資本底這種時代之全部，資本主義發展到接近牠的最後的財政狀態的時代，是一個自由主義底時代，是一個資產階級同君王底專制的權勢鬥爭所表現出特性的時代。並且我們看見資產階級在這種關係中已履行一種燦爛的歷史的職務。我們看見在各國資產階級預備根本顛覆君王的權勢。資產階級正式對皇權宣戰。

十八世紀底最顯著的革命者，是從資產階級底行伍出來的。從牠的行伍出來了盧騷、福祿特爾、狄德羅 (Diderot)；後來復出來了但頓 (Danton)，馬拉 (Marat) 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等。而且確是資產階級驅着這些人們前進。當時資產階級底口號，即是著名的西耶士 (Sieyès) 底話言，他說：『什麼是第三階級？沒有什麼。牠要做什麼？萬般都想做。』

而在法國大革命底時代，在一八四八年底時代，資產階級底職務，在政治方面所表現的特性，是這個階級在愛國主義底戰鬥的口號之下，在自由改革底戰鬥的口號之下同專制的權力鬭爭。在這種關係當中，以前的資產階級無疑地履行了牠的有益的職務。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注意到過去幾十年中資產階級正在發動改變牠的這個職務。牠正在發動反對保護以前的自由的戰利品。牠隨在限制資產階級的議會活動，降低牠的職務到毫不重要的程度，並極嚴格地檢查資產階級的出版活動等。

然則怎樣解釋這種政策上的破壞呢？怎樣解釋法國資產階級辜負牠的過去的遺傳呢？怎樣解釋俄國和法國資產階級底反動政策呢？

德國資產階級，是霍爾索倫（Hoherzollerns）底奴僕，擁護他們於一切特權之上，並常想在國家底政治生活中降低德國議會底職務到毫不重要的程度。

在俄國，我們的資產階級中有米留哥夫（Milukov）、買喀賴哥夫（Maklakov）、羅德細安哥（Rodzianko）等領袖，他們起初對於沙皇政治並未進行真正的鬥爭。而且我們如果比較我們俄國議會底職務同法國大革命中法國議會底職務，我們將看見對於沙皇帝國（Tsardom）表示凜冽的我國的資產階級底領袖米留哥夫、羅德細安哥等同一七八九年底法國第三階級底驕傲的代表判若天淵。

我們的議會，證實牠本身是沙皇政治底忠實的奴僕，牠不敢表示牠的意見，僅

於某時在一些瑣屑的事件上不對沙皇政治底代表表示同情而已。牠不能有任何奮力的反抗。在我們的議會裏，僅有社會民主黨底代表同無產階級底代表進行一種真正的反對政策，其餘的一切惟不完全贊成沙皇政府罷了。

怎樣去解釋這種破壞呢？依照考茨基來說，近代資產階級底反動的進程，可以由某種事實來解釋，就是現在的時代，是財政資本底時代，在牠的本質上原來是反動的。在工業資本之以往的時代，自由的資產階級，是立憲主義、自由貿易等等底擁護者，但是現在的時代，已創造了從財政資本底基礎——即是從反動的基礎——而發生的資產階級。財政資本，不注意於牠自己國內的改革，但注意於新的和未經栽培的地域之征服。財政資本，注意一種反動的政策。財政資本，不能夠調和牠本身於自由貿易、自由主義、出版自由等等。

所以考茨基的新學說，於某方面從他的以往的學說代表一個重要的躍進的，即包在此，就是財政資本恰代表工業資本底反面。工業資本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於牠的對內政策上擁護立憲主義和議會，於牠的對外政策上愛護和平或勸告和平——



而在他方面，財政資本則擁護一種侵略底掠奪政策。我們於近代歐洲各國底政策上在大戰前夕所注意的破曉，即當所有這些歐洲國家轉入他們的武裝底準備的時候，亦即當注意對於新的和未經栽培的領土而發生的一種狂熱的尋求——即必要引起世界戰爭的那一切武裝的狂熱——的時候，這整個時代都是財政資本底統治之產物。

但是，一個人能把考茨基底這種學說當作正確的嗎？並能說工業資本在牠本身上是愛護和平的和自由的，而財政資本是一種掠奪資本嗎？不然，我們必須說這種學說也是完全不正確的。

問題是在我們以工業資本為目的，還是以財政資本為目的？

如果我們就法國來說，我們便會看見法國有些從財政家中出來的政治家，他們是主和政策底擁護者。這樣的一個和平政策底擁護者、如法國的財政總長、卡勞克斯 (Caulaux) 即是證例，他為這種政策受了由資產階級的出版物所施的最殘酷的攻擊，而且終於發見他自己坐了監獄。卡勞克斯，表示法國應當完全避免同德國衝突，這樣的衝突底結果，法國要受很大的損失，可是這位卡勞克斯，是幾個法國銀

行底代表，最先是總會社銀行底代表。所以一個人不能說一切銀行家在一切情節上都是主戰政策底擁護者。

我們還有一個很可驚的俄國的證例，牠足以駁倒這個觀點。在尼古拉第二（Nicholas）時代底頭幾年中，俄國對各國提出有名的海牙（Hague）軍縮照會，這照會即是召集海牙會議的口實，俄國在這個會議上提出限制新軍備問題。那時誰是這照會底鼓吹者呢？這照會底鼓吹者是布羅和（Bloch），一個瓦薩（Warsaw）的銀行家，他著了一本著名的書，『第二次世界大戰』（The Next War），譯成了各國語言。這個銀行家於宣傳他的和平的思想上耗費了多量的金錢。他創立一個博物院於琉森（Lucerne），他叫牠做和平底博物院（Museum of Peace）。布羅和表示第二次大戰要破壞一切國家，引起社會主義革命。這位銀行家，是歐洲最富饒的人民之一，他確是這有名的軍縮照會底鼓吹者。這個事實，亦足以表示並非一切財政家和一切銀行家在一切情節上和一切環境下都是主戰政策底擁護者。

怎樣解釋許多財政家和銀行家底這種和平之愛呢？這個事實是有兩種實業家，

有兩個範疇底工業。如果我們以英國爲例，我們將見這個事實在那裏特別明顯。英國有兩個市鎮，名叫曼徹斯特和北明罕。這兩個市鎮，代表英國底對外政策上的兩個趨勢和兩個時代。

曼徹斯特，棉花工業底市鎮，差不多把英國紡織工業底製造品供給着整個的世界，牠表示英國資本主義底歷史中的一定的時代，即當大不列顛底工業勢力底根本基礎確是牠的棉花工業的時代。曼徹斯特時代底英國，是第一等強國中的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和平競爭底一個熱心的門徒。

另一個英國市鎮，北明罕，是烏煙世界底中心，是一個煤鐵市鎮，有許多巨大的工廠工場呈現在那裏，並在那裏製造輕重甲冑、武器、鐵甲車、無畏艦、大無畏艦，以及其他海陸破壞器具。這個市鎮，是英國帝國主義底堡壘，是關稅戰爭底保護者，武備繼續增長底保護者等等。這個市鎮產生了頭等英國帝國主義者羅德斯 (Rodes) 和張伯倫 (Chamberlain) 他們是十九世紀末期，和廿世紀初葉底英國侵略政策之最特出的兩個代表和鼓吹者，亦即是歐洲最先稱爲帝國主義者的兩個政治

家。

因此棉花工業與煤鐵工業對於戰爭問題的關係是有區別存在的。英國底棉花工業，如德國或法國底棉花工業一樣，要從合衆國、埃及等地獲得牠的原料——棉花。爲着要使英國底棉花工業能夠發達——而且這種工業，長爲英國經濟勢力之基礎——這門工業便需要從美洲並從埃及及有次序地和不斷地輸入原料。但是一當戰事爆發，一當商業關係斷絕，敵艦便出現於海面，商船底有次序的航行爲之停頓，原料品底轉運也爲之停頓，工廠也從此倒閉。這就是當拿破崙戰爭時的英國的情景。

自從資本主義經濟底重心由棉花工業轉變爲冶金工業的那時候起，北明罕市鎮在英國對外和對內的歷史上達到特殊重要的地位。確自這個時候起，發生一個新的時代——殖民狂熱底時代，侵略底高度壓迫的政策，發達到在以往的時代沒有前例的緊張狀態，發達到這樣的速度，就是剛剛五年之間，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英國獲得四百萬平方啓羅米突的領土——那即是二十倍於法國底面積，並有六千萬人口的土地。

同英國北明罕市鎮相適合的，在德國有厄森（Eisen），牠有著名的克虜伯工廠（Krupp Works），即世界第一等大礮工廠；在法國有克勒左（Cresset），牠有著名的司乃得工廠，能製造有名的「七五」大礮等等。而且正因為具有龐大的軍事工場的北明罕，是英國帝國主義底反映，所以厄森和克勒左，便各為德國帝國主義和法國帝國主義底反映。

在大戰底前夕，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有絕大勢力的財政團體和工業團體，牠們有意地驅着牠們的國家加入世界大戰。但除却這些用全力以擁護向鄰國挑戰的政策團體外，另有其他勢力較小的團體，牠們保障主和政策——那即是一種和平底政策，於第一等強國之間成立妥協的政策，欲藉以避免將由第二次大戰發生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不幸的結局。這些團體，是屬於棉花大王的，牠們恐怕牠們的工廠在世界大戰底事實中會要倒閉，因為原料底輸入會要停頓。自然，同棉花工業有關係的那些銀行，也是向鄰近強國挑戰的政策底反對者。總而言之，有某種範疇底主張和平的財政家和工業家。這些財政家和工業家，自然不是一切殖民政策底反對者。

他們擁護一切殖民地的冒險事業，然而僅限於依照他們的觀點不足以震動世界大戰的政策之場合。

所以卡勞克斯、布羅和、康斯通（Considine），以及其他勸告和平的人，和財政家說道：『我們不是社會主義的空想家。在反對征服底戰爭之原則上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劫掠和奪取你們的計畫中所有的那一切；但是必須要注意：不要喚起世界的爭鬥，不要把德國轉入戰爭的漩渦。因為一次戰爭，要引起可怖的經濟的危機，要引起財政的破產，要引起整個工業部門底毀滅，要引起幾百萬無產者和農民底暴動。』想維持和平的對外政策的某類資本家，亦如是地說着。在法國，尤其是在英國，並有些新聞紙擁護和平政策，主張三角同盟的和平，並絕對站在抱着愛好和平的資本家底見解的一個國家上。

資產階級底軍國主義的團體得到了那種時代：即是北明罕、厄森、克勒左，緊繫着牠們的意志在曼徹斯特、漢堡、里昂等市鎮之上。

當戰爭爆發了的時候，便發見我們的一切經濟結構，在戰爭底程序中，幾似裂

成了兩造：上層是特殊的，從事戰爭底需要，下層則從事人民底利益。讓我們來取證於德國、德國在四年底過程中，連戰皆捷。我們將見德國也并非一切資本家都從這次戰爭有所獲得。我們將見德國一切工業部門，經此次戰爭底結果，均遭了可怕的損害。例如德國的紡織工業，便受了可怕的損害。差不多一切紡織工廠，都爲之倒閉了。這是什麼道理？顯然是因爲棉花多半要從美洲輸入，加之英國的艦隊，握有海上霸權，牠足以阻遏從美洲到德國的一切船舶。只能把棉花當做違禁的貨物從美洲偷運到德國。所以德國的紡織工業，此次戰爭底結果，受着了可怖的損害。

讓我們再引德國商船爲證。在大戰以前，關於海行船隻方面，均認德國是最有勢力的國家。那兩個最大的汽船公司——漢堡亞美利加公司（Hamburg and America）和北德魯意公司（North German Lloyd）——所有的那些龐大的汽船，橫渡一切內海和大洋，德國的貿易艦隊，出沒於非洲、亞洲和澳洲諸海岸，不僅把德國的貨物載入了各國，而且把俄、比、奧諸國的貨物載入了各國。但是在大戰爆發的俄領，便沒有一隻德國船能放出海面。德國的汽船公司，由此受着了可驚的損失，且

立即歸於破產了。

那膠土工業、保險公司、以及許多不直接為海陸軍而生產的國民公司，也同樣地遭了損害。

而另一方面，在大戰中的這同一的德國，有極大的利潤為一切鐵貨工廠所獲得，尤其是為大礮、刀劍、礮彈、和其他一切相似的工廠所獲得。

在戰爭中，每個國家內，幾似造成了兩個工業部分。這確是有些國家底資產階級本身中的各種團體對於和戰爭問題抱着不同的態度的理由。是以布勒斯特和議後，在德國沒有幾個工業家和財政家指出了布勒斯特和約是難受的條款，將引起俄國的衝突，而德國應當努力同俄國樹立和平的關係。越飛和索科爾尼哥夫 (Tolstoy and Sokolnikov) 同志，曾當過我們的出席德國的代表，他們很留心這個事實。

有一回，有幾個德國的資本家和工業家來拜訪越飛同志，他們宣稱他們是布勒斯特和約底反對者，是同俄國成立和平的諒解的贊成者。這些資本家，惟恐俄德兩國之間由布勒斯特和約底基礎而起的對敵底增長之結果，或爆發新的戰爭。德國不



幸，那時候他們的工業領袖在他們的國策上沒有勢力，這種勢力，當時全爲依仗賀弗曼和與德堡（Hindenburg）諸人的大燄大王（Canon Kings）所佔有，帝國主義的德國，他們無厭的貪慾，和最悖理的侵略政策之結果，終於屈從了凡爾塞和約。

而且現時與蘇俄有關的國際資產階級，也裂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要求同我們戰鬥到底，並用全力維持波蘭、蘭吉爾（Wrangel），以及一切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反革命的軍隊。這個團體，夢想恢復俄國的舊政體。另一部分，在現時是些工業家和財政家底勢力較小的團體，牠主張與蘇俄講和，並用同情觀察我們的提議。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出版物，嘲笑我們的講和的提議，甚或加以遏制；另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新聞紙（依舊在少數），便慎重批評蘇俄政府底講和的提議，並顯示勝利方面要歸於先對蘇俄公表媾和政策的那種國家。

這些工業家和銀行家底團體中誰能獲得勝利呢？這就全靠我們的紅軍底成功。當我們終將打敗白黨的軍隊於我們的一切前線上並將我們的反革命底斬首的屍尸表

示給歐洲的資產階級的時候，注意與俄國講和的工業家和財政家底這時候勢力較小的那種團體，便要佔着上乘，而世界的資產階級，便將因受迫而與我們簽訂和約了。

於是考茨基底永存的軍國主義的財政資本，和不變的愛好和平的工業資本，將同我們建立和平的關係，而蘇俄便能創立和平的建設事業，這種事業，將急遽地轉變我們的國家，並大有幫助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底速成。



## 第六講 列寧底學說

——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底最後階段

我在希爾費丁的學說之解釋中已經指明這種學說之本質包含在帝國主義即財政資本政策之定義中。財政資本，即深入某種工業的銀行資本，牠限制着並管理着這種工業——質言之，即指揮這種工業。在財政資本底時代，工廠底真正的主人是銀行，而工業家——工廠底掛名的主人——在實際上只是工廠底書記長，只是銀行底代表。

財政資本底這種學說之發展上的一個重要的進步，是由列寧同志的學說完成的。依於列寧的觀點，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之根本形態，第一是獨佔。什麼事物構成資本主義底現階段底獨佔的特徵之本質呢？

在以往的時代，資本主義底基礎是自由競爭。有一羣的工廠——沙糖工廠、皮革工廠、紡織工廠、鋼鐵製造廠等等，牠們一概彼此互相競爭。每個工業家，爲着他自己要戰勝市場，獲得有加無已的許多購買者，便必須同其他工業家競爭，必須由競爭而對他們宣戰，這種自由競爭，即是工業進步，貨品性質改良，和牠們的價格降低的基本條件之一。在每一個國家內，即製造鐘表的工業家，亦彼此互相競爭。那工業家，爲的要打敗國內和國外市場中的競爭者，便應用最新的機器，採取新發明的器具，最佳的原料，終於達到某個要點，就是他發見按低廉的價格把性質優良的生產品投入市場是可能的事。這種自由競爭，引起商品價格底降低，牠們的性質底改良，所有這兩層，均由技術的進步，最佳的機器之使用和新的發明等可以達到。

所以自由競爭底時代，是一切工業部門中技術不斷的進步之時代。各國均生產優良的器械、進步的農具、完善的機器，比較以往的可謂價廉而物美。這種競爭，不僅擴大到國內市場，而且在同國外行家的鬥爭中暴露了牠的本身。

每個國家內，都有最便於準備這批或那批貨物的工廠和工場。某個工場，爲牠的機器而著名，另一工場又爲某種農具而著名，如此者尙多，不可勝數。這些工場，把牠們的貨物投入國際市場，欲爲牠們本身而戰勝這個市場。譬如德國所努力生產的貨物，要比任何其他國家所生產的其性質更優美，而其價值更低廉。資本主義發展底以往的形態之特色，而在現代社會中僅存殘跡的，正是這種自由競爭。

在現在的時代中，另有一個現象，爲吾人所注意——即有一個相異的趨勢——相反的獨佔，那些工業家，在這種獨佔當中，志在阻止價格降低，或阻止大資本家間的競爭。一切製造砂糖的工業家，爲欲獨佔，在他們自己之中組成一個同盟，這即是所謂砂糖托辣司、新提嘉、或孔薩廷（Consortium）。俄國組織有一個砂糖托辣司。那些俄國砂糖工場的主人，決定在他們自己之中不得彼此競爭；他們規定砂糖的一定價格，不得降低牠。

起初，那些最大的砂糖工業家，那些砂糖工業大王和男爵，由某種協約而團結一致。於是他們對着那些小的工業家說道：『你們必須加入我們的砂糖新提嘉，必

須依我們所規定的價格發售砂糖，爲着欲使我們所應投入市場的砂糖不超過維持這種產品底高度價格所必需的數額，我們決定每個工業家只能生產某個一定分量底砂糖。譬如某個工業家生產一百萬磅底砂糖，另一個便生產八十萬磅，第三個則生產五十萬磅，其餘的準此類推。』許多小工業家，都同意於這樣的條件，但有些則反對加入那個新提議。他們說：『以前我們生產八十萬磅底砂糖，現在只叫我們生產十萬磅。我們不願意這樣。爲什麼我們應當減低我們的生產力呢？』於是那新提議便對這些頑強的工業家宣戰，忍受着一時的損失，開始將砂糖低價投入市場。這樣做來，適足以推倒這些頑抗的工業家。那新提議，深知勝利是在牠一方面的，並深知一月的損失不會推倒砂糖工業大王，只會引起這些頑抗的工業家歸於破產，結果，那市場底整個主權，將歸於新提議底掌握——即是要歸於那些大砂糖工業家底掌握，砂糖工業大王和男爵底掌握。當所有這些頑抗的工業家俯首就範，並宣稱甘願加入砂糖製造家底新提議時，目的於以達到。

如是組成一個新提議在一個國家內，除非砂糖製造家底會議上所允許者，沒有

一個工業家有權生產更多的砂糖，除非那種會議上所規定的價格，便不准許他再低價出售。所有過量的砂糖，都要燒掉，投入河中，餘或搗毀，如是除非砂糖製造家底最高會議所規定的數額，便沒有更多的砂糖放在市場上，而砂糖底價格或可不至降低。

當一個國民砂糖新提嘉已經組織成功的時候，爲着再要避免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起見，那個國民砂糖新提嘉便同其他國家底新提嘉妥協，同德國、法國、英國、以及其他各國的新提嘉妥協。

那些業經妥協的新提嘉，決定在他們自己中每個只把某種分量底砂糖依某種價格投入世界市場。例如規定俄國投入世界市場兩百萬磅砂糖、德國投入三百萬磅，美國投入五百萬磅，餘則準此類推。

現代資本主義底這種新提嘉制度，在石油托辣司中，表現於一個特別顯明的形式上。這種托辣司先組織於美國，最後竟增大牠的勢力到一切國家，把一切石油礦都奪歸了牠的掌握。在高加索的石油礦，和羅馬尼亞底石油礦，都是這樣地落於美



國托辣司和美國新提嘉之手的。

美國底鋼鐵托辣司，也是很著名的，牠有牠的分行在世界各國。

這種鉅大的新提嘉制度，最能引起獨佔，引起整個世界底獨佔，引起整個世界瓜分於那些獨立的托辣司（即石油、砂糖、鋼鐵等托辣司）之間，並引起一切工業部門中的獨佔之創立。於這樣的環境——即有這樣的托辣司和獨佔存在的環境——之下，以前的自由競爭，在業經分裂為多個集體的各個工業大家中不能繼續存在，這些集體，彼此各不相識，都為一個新異的市場上的消售而生產。

競爭一遭消失，寄存於技術進步底基礎上之發動力，也就必須隨着消失。一方面生產力底巨大的增長，和商品價格底低落，表現為以往的經濟階段之特性，而他在方面工業底發展中，生產力底發展中的跛行狀態，和商品價格底下降中的跛行狀態，復表現為獨佔和托辣司底現階段之特性。資本主義底發展中的最後階段，不再是經濟進步底時代，不是再向前進，反是經濟進步之停滯，衰敗底時代，是向後移動。資本主義底現階段底這種根本形態，列甯同志用特殊的力量指示在他的著作，

『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中的最後階段』(Imperialism as the Latest Stage in Capitalism) 一文中。

帝國主義的生長，全是資本主義底基礎性質之發展和直接的延長。但是資本主義僅能變成資本帝國主義於牠的發展底必然的最高階段上，即是當資本主義底某種基本性質開始轉變牠們本身成爲極端的矛盾的時候，亦即是當從資本主義進到較高的社會的經濟結構的過渡時代之形態，依這個方向開始形成和表現的時候。在這個程序中的基本的經濟原因，即是資本主義的獨佔代替自由競爭。自由競爭，全是資本主義和商品生產底基本性質。獨佔則是自由競爭底直接的矛盾；但是後者正在我們的眼前轉變爲前者，由是創立大規模的生產，壓服着小生產家，將較大的工業代替大工業，把生產集中推進到獨佔事業——卡脫爾(Cartel)，新提嘉、托辣司——繼續不斷地增長的境界，並將幾十個銀行底資本同牠們混合起來。

所以列甯很注重那個事實，就是資本主義底特色在以往的時代即是自由競爭的那個事實。

現在發生了獨佔以代替自由競爭，獨佔，是自由競爭底直接的矛盾。因此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在這種關係中已經發生牠的直接的矛盾——牠產生了獨佔代替自由競爭，獨佔實現，則能夠彼此互相競爭以改良貨物性質和降低價格的個別的資本家歸於沒落——即是整個工業部門讓歸了幾個資本家，幾個銀行底掌握，牠們規定商品底一定價格，並不許提高生產，如果這種事實，確於牠們不十分緊要。所以列甯述道：

『獨佔雖然從自由競爭而發生，然尚未取消牠，但居優勢而與牠並存，所以發生許多特別尖銳的和重要的矛盾、激怒、和衝突。獨佔，即是資本主義進化到較高的秩序的一種過渡。』列甯同志，指示現代社會結構底趨勢，指示現今資本主義社會推動的方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正依着創立獨佔底統治的方向而發達。然而這未表示自由競爭根本破滅。兩個彼此相反的現象，正在並存着。不過獨佔是正在吾人的眼前產生而且逐漸發達的一個現象，而自由競爭則除爲舊式社會秩序遺下的一種殘跡外，並無他物。而且這兩個現象，現時相並而存，正因這個道理，事實更加

尖銳化。獨佔的組織，有勢力的沙糖新提嘉、石油新提嘉、以及其他這樣的托辣司一經存在，而且自由競爭亦與之並存，便顯見那些新提嘉要開始彼此競爭，而他們之間的鬥爭將取最尖銳的方式，因為這種鬥爭，現時不再在個別的工業家之間，不再在某些特里福諾夫（Tifonovs）、司乃得、阿姆斯特郎、錫多洛夫（Sidorovs）、波第落夫、或得米多夫他們本身之間了，而是一些有勢力的經濟組織加入戰鬥。現在是包含幾千個獨立的銀行和工廠的團體從事戰鬥。這樣的鬥爭，採取一種特別尖銳的性質，開頭放射牠們的本身成爲各個國家間的資本主義的戰爭，然後再變成世界的戰爭。列寧繼着說道：

『如果必需下一個可能的簡單的帝國主義底定義，可以說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底獨佔的階段。這樣的一個定義，包含有最重要的形態，因爲在一方面財政資本是幾個獨佔的大銀行底銀行資本，這些銀行，與工業家底獨佔的團體底資本相混合，而在他方面，世界底分割，從不住地發展於未曾被任何資本主義的強國所征服的地域殖民的政策，過渡到專心於完全被瓜分的領土之獨佔的殖民政策。』

列甯用可驚的鮮明的方式在此處揭示他的帝國主義底本質之定義於幾個字中：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獨佔的階段，』或者換一句話來說，更簡單一點兒，便是：『帝國主義即係獨佔的資本主義。』（Imperialism is monopolist capitalism）

所以我們有帝國主義底幾種簡單的特質表現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已經認識了考茨基底觀點，依照他來說，『帝國主義即是工業資本政策。』其次，我們有希爾費丁底觀點，他以爲『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政策。』又次，我們有考茨基底改變的觀點，他後來亦以爲『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政策，而與追求主和政策的工業資本顯然相反。』現在，除了考茨基的兩個觀點和希爾費丁的觀點外，我們還有列甯的簡單的解釋，他說『帝國主義即獨佔的資本主義』。

列甯更進一步地解釋道：

『過於簡單的各種定義，雖然因爲牠們注重在至要處，堪稱合宜，然而如果有人需要由牠們推究所要闡明的那種現象底各個最重要的形態，便不滿足了。所以全不要忘掉一切定義底有條件的和相對的含意（牠是不能包括牠的圓滿的開展中的那

種現象底一切門類的)，立一個應當包括下列五種基本特質的帝國主義底定義，那是必需的了。』

於是列甯同志，補述了帝國主義底那種觀念底一個更詳細的定義。列甯的第一個帝國主義底定義，依照牠來說，帝國主義即是獨佔的資本主義，這種解釋於我們特別重要，牠注重我們正在研究的那個現象底基本形態；但是列甯同志解釋一個這樣的簡單的定義是不滿足的，牠未考慮到表現為帝國主義的特性的下述五種要點。

第一個要點是：生產和資本底集中，已經達到了發展底一個這樣的高的階段，牠已經產生了獨佔，這種獨佔現今在經濟生活上履行那種決定的職務。

這種生產和資本底集中包含在何處呢？你們知道，以前在工業發展底初級階段中，每個工匠差不多只有他自己的小工廠，他自己的小工場，他在某種貨物或其他靴子、鐵馬鞋、家具等等底生產上工作——多半依循慣例而工作。當時有幾萬個這樣的小工場。後來這些小工場中有些漸漸擴大，開始剝削許多小行家，並開始由他們的競爭壓迫那些較小的工場，終於壓倒了牠們。這些大工場便逐漸發達為工

廠，牠們開始採用最優良的機器、最完備的器具從事生產，如是便達到了依低廉的價格和空前未有的數量將貨物投入市場的那種可能性。

倘若一個小小的製靴工場，每年製一萬雙靴子，每雙售十五個盧布，而一個工廠則製造同樣的產品一兩百萬雙輸入自由市場，低價發售，每雙只售十個或十二個盧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那些小靴匠，不能同那些工廠作有成效的鬥爭，那是顯然的。

幾千幾百底小靴匠，逐漸遭了破產，他們的器具、長凳、和材料，都從他們的手中消失了，所有他們的資本，都歸了他們的競爭者底掌握，那些大資本家底掌握。以前分配於幾千個小小的和中等的行家中的資本，便如是地集中到了少數人的手中。自然，這種程序底結果，個別的資本家愈益發財，許多富豪便如是出現，又次而美國式底大富豪亦如是出現了。在某幾方面的資本之積聚底這種程序，以前分散了的資本之集中底那個程序，叫做資本底集合或集中。

同資本底集中，同牠在某幾方面的集中相並而行的，是生產本身底集合和集中。

底那種程序。這種生產底集合和集中底程序，顯露牠的本身在這種現象中，就是：那種生產本身起了變化，在某種工業上所使用的極多的工人、機器等等，現在都集中到了幾個工廠底手中。

列甯同志，在他的著作中給了許多可驚的實例論證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集中底程序。比如在德國，某個不足全部企業底百分之一的部分，却佔有蒸汽和電力底總量底四分之三以上。僅有全部蒸汽和電力底百分之七歸於二百十九萬七千種小企業所享用，這些小企業適合企業總數底百分之九十一。差不多三萬種大企業，萬般都有在牠們的掌握中；幾百萬小企業，連一點勢力都沒有。

在現代資本主義底另一個頭等國家中，即在北美合衆國中，生產集中底增長，還要大些。這裏有三千種最大的企業，僱用如許多的工人，生產如許多的商品，直等於其他一切企業所共同僱用的和生產的各種總額。并且這些其他較小的企業，差不多有三十萬種。所以合衆國中幾有全部生產底半數集中到了全部企業底百分之一的部分底掌握中。



生產底這種集中，差不多一個國家底全部生產底這種積聚，某幾種範圍底或某幾百種底最大的企業底手中會集着極多的工人和機器的這種積聚，可以說，牠的本身要完全引向於獨佔之一途。因為某種範圍底企業，在牠們自己中能預先成立妥協，而在另一方面，獨佔的趨向，復依照企業底巨大的範圍而增長，這是列寧所確說的。

我所已經說及過的獨佔，即包含在自由爭勝——自由競爭——轉變的趨向中。某種範圍底或某幾百種底企業，已將那種主權——即某種工業上的特權——奪歸了牠們的掌握，便規定於國內和國際市場上的交換所允許的商品底價格及其分量。如是，則少數資本家得做市場底全權主人，雖然生產底消耗降低，牠得握有系統地提高商品價格之權。競爭一經壓服，獨佔代替牠掌理特權，便不能再有價格降低的主要誘因了。因為現在的個人，獨立的資本家，在國內或國外的市場，不復彼此競爭。在一切工業部門中，現在托辣司和新提嘉，是握有特權的，這些經濟組織，行動一致，牠們惟在特殊的環境之下彼此轉入戰爭。

起初我們看見幾萬底鐵匠、鎖匠、鞋匠，他們之中，每個都獨立地生產貨物。嗣後我們看見工廠代替了小的靴匠工場，一切皮革工業，都集中在那些工廠裏；又次我們看見了托辣司，每種皮製品，都由這些托辣司和這些新提嘉聯合在那些地方。並且在每個他種工業上亦表現出相同的程序來。

從多半生產鐵馬鞋的以前的鐵店，發生了克虜伯底大冶金廠，所有大蒸汽機、大汽鍋、大汽鎚、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都在那裏生產。克虜伯底這種極大的冶金大廠工場，原來是由一個極小的五金工場而興起。克虜伯的祖父，阿多夫克虜伯 (Adolph Krupp)，有一個極小的鐵店，他在這鐵店僱用五個工人，還有幾千個相似的小工場與這個小鐵店相並而立。後來克虜伯的工場開始逐漸長大，起初把某種貨物底生產集中在牠的掌握，又次及於另一種貨物，再次及於第三種和第四種等等，最後遂創立了一個最大的工場，牠把整個冶金的生產集中在牠的掌握，於是開始製造鐵鎚、蒸汽機、軍械之類。

以後這個克虜伯工場，同其他鐵貨工場聯合起來，便組成了一個偉大的冶金托

辣司，克虜伯加入這個托辣司，只是許多單位中之一個，後來這個德國的國民冶金托辣司再開始同其他國家底冶金托辣司聯合起來，如是則強有力的冶金國際——一個殺人和破壞底國際——便組成了。

而且這種國際，是由生產底集中、和資本底集中所引起，這種集中的現象，已經達到了發展底一個這樣的高的階段，即是牠發生了獨佔，這獨佔的勢力，現今在最新資本主義底經濟上履行那決定的職務。

列甯同志所指出的帝國主義底第二個基本的要點是：『銀行資本同工業資本底混合，和財閥政治 (Financial Oligarchy) 在這種財政資本底基礎上的創立。』

前面我已經說明現代底特色即包含在銀行資本深入工業之中，或者便是布哈林 (Bucharin) 所說的，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之合流或交混。銀行資本投進工業的這種深入，最後結果，便歸於幾個銀行所有，這幾個銀行，鞏固了牠們的地位於每個分立的國家後，遂把工業奪歸了牠們自己的掌握。所以比如在法國僅有四個到五個銀行，在德國僅有五個到七個銀行，在俄國僅有十個到十五個銀行，即由牠們奪取

了全部工業歸於牠們的掌握，又因為每個銀行底領袖，僅有兩三個財政家指揮那銀行底一切企業，結果，某個國家底一切工業都受了管轄，而附屬於某二十個到三十個或四十個到一百個人民——資本家。於是所謂財閥政治管轄整個國家，並指揮牠的經濟、財政、和軍事的各種勢力的地位便達到了。

所謂『阿里加奇』(Oligarchy)，即是『幾個人底統治』、『少數人底統治』的意思。

當地主階級所擁護的王權在歐洲各國握有特殊勢力的時代，國家是由十萬或二十萬男爵——地主——所管理，那是一般人所確說的。國家的權勢，後來隨着農奴制度底崩潰和資本主義底生長逐漸轉移到了大工業家底掌握，於是才有人開始說國家是由幾萬個工業家所統治。現在我們已遇着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在一切民主的、立憲的、和代議的國家，確有『阿里加奇』底統治，少數人底統治。

這是一個極惡劣的政治組織。而且這種『阿里加奇』的社會組織底特色之一，即包含在這種現象中，就是一般民衆，在這種組織中，在牠的現代的環境之下，並不

知道他們的真正的奴主底名字，那些真正的沙爾和君王底名字。幾百萬底人民，相信他們的國家是被威廉 (Wilhelm) 和他的大臣所統治，或被喬治 (George) 同他的魯意喬治 (Lloyd George) 所統治，或被普恩開萊 同克雷孟梭 所統治，而在實際上，一切政府底統御，都在某個不知名的人或某個無名的人底掌握中，他是站在利奧內 信用銀行或德意志 銀行底領袖地位的。這些人底名字，於我們是被隱匿而不知道的，惟有那些消息最靈通的人，比如專心理會國家生活及牠的經濟活動，和努力領會現代國家組織底祕密原因的幾個出版家，惟有這些人，便能時常發見誰站在管理國家底領袖地位。僅在世界大戰的前幾年，有幾個法國的出版家，於發見那些個人底名字便算成了功，那些人，在實際上可以說是法國 底君王，可以說是統治那個國家的主人翁。

現在表現為國家經濟生活底發展之現階段的特性的政體，就是這種財閥政治底特權。不論是威廉 第二底半封建的德國，英國 底立憲王國，法國 或美國 底大民主共和國，無論何處，那個國家統治牠的經濟、財政、和軍事的各種勢力的實權，總是

落在少數無名的人底掌握中，這些無名的人，即是管理四五個銀行的幾位財政大王和男爵，這些銀行，差不多支配着所論及的國家的全部金融資本，一大部分生產手段、和原料底來源。

列寧同志所指出的帝國主義時代底第三個基本特色，即是不同於商品輸出的資本輸出達到特別重要的地位。

列寧說貨物底輸出，是具有自由競爭底充分的特權的舊式資本主義之標記。而資本底輸出，則變成了具有獨佔底特權的最後的資本主義之標記。英國在以前的時代統治了世界市場，在經濟方面是世界最強的大國，牠要多謝牠的巨額貨物的輸出。自然，資本主義底最後階段底英國，輸出貨物固不減於以前，但是牠要輸出更多的資本。

列寧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所引關於三個主要國家投放外洋的資本總額之事實，便是這裏的證例。

海外投資表（單位十萬萬佛郎）

年 號	英 國	法 國	俄 國
一八六二	三·六	—	—
一八七二	一五	一〇(一八六九)	—
一八八二	二二	一五(一八八〇)	—
一八九三	四二	二〇(一八九〇)	—
一九〇二	六二	二七—三七	一三·五
一九一四	七五—一〇〇	六〇	四四

你可以看見這裏有極大的躍進。在一八六二年僅有三十六萬萬佛郎底海外資本的英國，到一九一四年——即不滿五十年的時候——便有了三十三倍多的海外資本。在一八七二年僅有百萬萬佛郎的法國，到一八八二年便有了百五十萬萬佛郎；到一八九三年，牠就有了二百萬萬佛郎，到一九零二年，牠便有了由二百七十萬萬到三百七十萬萬的佛郎，最後到一九一四年，牠竟有六百萬萬佛郎了。結果，從一八七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法國的海外資本增加了五倍。德國的海外投資，亦有相似

的增加，在十二年中，差不多增加了四倍。

所以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底現階段底基本形態，是海外資本之不斷的、巨額的輸出，而且這種資本底輸出正在超過貨物底輸出，因為同樣的資本，時常多量地輸入極貧窮的國家，那些國家底人口，缺乏購買的能力。

例如在非洲底許多地區中的人口，難有什麼需要，他們穿着破爛的衣服等。一個人一定不能輸出許多貨物到那些地區。而在另一方面，復難以限制輸出資本到這些相同的地區。每個被併吞的小塊兒底領土，即能成爲巨大的遠征事業之原由，因爲在每個地方都能建築堡壘，能營造不適用的鐵路等。這種資本底輸出，結果，成了軍國主義底狂熱的增長，幫助帝國主義政策之鞏固，並發養和發達現代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底第四個基本的特色，列寧發見在這種現象中——即是組成資本家底國際的獨佔的聯合，那些資本家，把整個世界瓜分在他們中。

我已經指明過托辣司和新提嘉最先組織在某種國家如俄、英、法等國之內。砂



糖、石油、和鐵貨諸新提嘉，組織在俄、英、法諸國之中。這些托辣司和新提嘉，最先瓜分國內市場於牠們本身間，但是在資本主義之下的這種國內市場，同國外市場是關係密切的。是以某些俄國的砂糖新提嘉，便同德、英諸國的新提嘉聯合起來，創立一個國際砂糖新提嘉。同樣的現象，隨着鋼鐵、煤鐵等其他國民新提嘉而出現。

這些國際的新提嘉和托辣司安排國際會議。這些會議，有時是屬於公有的性質，所以外邊的大衆，都許出席會議，但是牠們多半是屬秘密的性質。

因爲那些資本家，只能煽動民族的鬥爭，並鼓勵一國底無產階級反抗他國才可以保持他們的特權於民衆之上，所以英、法、或德國底資本家，如果把他們站在本國和整個世界底人口底剝削之關係上所結訂於他們自己中的友誼的協定太公開了，將於他們有所不便，那是顯明的事實。所以一九一三年在布魯塞爾(Brussels)開了一個鋼鐵工業代表底秘密會議，差不多有四百個國際鋼鐵新提嘉底代表出席。即資產階級底一個新聞記者，亦不許出席於這次的會議。我自己原想參加這次的會議

的，但聽得一個最保守的法國新聞報底記者被拒絕出席於這個國際會議，我便將所有一切更遠的企圖都拋棄了。

當時那些資本家在他們的公開的或祕密的國際會議上討論些什麼？他們討論的結果，成立什麼樣兒的妥協？

召集這種國際資本家的會議的基礎原因，便是關於分裂世界於資本家底獨佔的聯盟——新提嘉、托辣司、卡脫爾——中的問題。這個會議，於世界底瓜分上規定每個國家——英、法、德諸國的國民托辣司——底股分。

所以一九一〇年在鐵路工業底國際新提嘉會議上規定了於世界市場組織新提嘉的每個國家底股分爲三年。英國在軌條輸出上的股分規定爲百分之三十七；德國底股分爲百分之二十，餘可類推。在一九一二年，復有另一個國際會議，在這次的會議上爲以後的時代起草了新的條件。

在一九〇七年，兩個最大的電機托辣司，即德國的總電氣公司和美國的總電氣公司 (Houston and Edison)，結訂了一個關於牠們分割世界的協定。那個美國的

托辣司管理北美合衆國和加拿大；那個德國的托辣司則經營德國、奧國、俄國、荷蘭、瑞士、土耳其、和巴爾幹。

那些托辣司和新提嘉底代表，在他們的集會和會議上不僅規定每個訂約的當事者分割世界的股份，而且規定商品底價格、托辣司或卡脫爾內的新提嘉，是被禁止低價發售的。

有些資產階級的著作家，已經表示過意見，以為資本家爲着和平分割整個世界於他們間的這一切的國際會議，這些國際的卡脫爾，要引起世界市場上自由競爭底消滅，和各民族中和平底創立。這個見解，會抵不住批評底鑑定。那些財政集團底欲望，是貪婪無厭的。那些資本家，在他們的國際會議上，成立關於每個民族團體分割世界的股份的某種妥協。但是現代資本主義，是獨佔的資本主義，每個民族團體，都祕密地夢想奪取整個世界歸牠自己獨佔，並乘着最便宜的機會創立一個法國的、英國的、或德國的世界帝國。

在一九一〇年底國際會議上，法國鐵軌托辣司在鐵軌底世界輸出上的股份，規

定爲百分之四·五。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會議上，依法國代表底請求，這種股份便加倍了，然而這不足以使法國的冶金工業家滿意，他們決定由奪取富於鐵礦的亞爾塞斯 洛林創立法國在國際鐵貨市場上的獨佔的霸權。

在世界大戰底前夕，法國和德國的資本家組織了一個法德托辣司，即共同開拓摩洛哥的一個孔薩廷。那些法國的資本家，佔有那個特殊的托辣司底全部股份底百分之六十二；那些德國的資本家則獲得百分之二十底股份。他們雙方都不滿意。那些法國的資本家力圖獲得摩洛哥底獨佔的支配權。那些僅有百分之二十底股份的德國資本家，更專心致力於同樣的事件。所以雖然於摩洛哥設立了法德的孔薩廷，而德法兩國之間的關係，並未進步，反日見惡劣，我在我的著作『世界大戰和黑人大陸底瓜分』(The World War and The Partitioning of The Black Continent)一書中所證實的摩洛哥問題，是世界大戰底主要原因之一，這次的大戰，因着這個實在的問題，幾乎預先爆發在一九〇五年(The Tangiers Crisis)並再度爆發在一九一一年(The Agadir Crisis)。

摩洛哥新提嘉底全部歷史，猶如偉大的報達路線底合資公司之歷史一般，牠是法比諸國同德國一併加入牠的經營的一個公司，這種歷史表示所有國際托辣司和新提嘉不僅不足以保證各民族間的和平之維持，反而只使各國間的爭鬥，愈益尖銳化，而且是引起世界大戰爆發的最重要的原因。

現代資本主義底第五個特色是：最大的資本主義的強國之間世界領土的瓜分，現已完畢。

列甯爲證明這種實情起見，特給下面的事實，這是他從蘇拜 (Soupar) 底地理上引來的。地球表面底百分率，是屬於歐洲各大殖民強國的（併包含北美合衆國在內）。

地名	一八七六	一九〇〇	增加或增少
非洲	一〇・八%	九〇・四%	十七九・六%
波理內西亞	五六・八%	九八・九%	十四二・一%
亞洲	五一・五%	五六・六%	十五・一%

澳 洲	100.0%	100.0%	
美 洲	二七.五%	二七.二%	一〇.三%

這些數字，表示在廿世紀底初期我們的世界中差不多所有一切未經佔領的領土都已被人奪去了。在非洲或亞洲，再無餘地以供分割了。牠惟有留着以待重新分割——即是再從其他主人去奪取。

在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年前，即當整個大陸在實際上尙未被人佔領的時候，許多國家，在進行殖民政策上，尙有不需同他國鬥爭即可奪得某種領土底一小塊或一重要部分的可能性。所以在六十或七十年前，法國沒有同任何一國作戰，便能奪取一個完全的國家阿爾及利亞 (Algeria) 以爲己有。後來意大利併吞南非洲一塊重要的領土，亦未同歐洲諸國發生過任何鬥爭。同樣，德國能轉變牠的注意到中非洲，並未由此激起世界大戰。即是小小的比利時，亦能奪取廣大的領土於剛果，諸如此類，不可勝指。

然而未幾，即未被某國或他國佔領的一小塊領土亦不復存在了。自從那個時候

起，殖民地問題，便成了尖銳的國際衝突之一。德國努力於奪取摩洛哥，但是這個國家是屬於法國底勢力範圍的。俄國欲入波斯，而英國已對牠伸張了一隻強佔的手。俄國、法國和英國欲出小亞細亞，而德國已置手於小亞細亞底某一部分，如此之類，正未可勝言。

因此我們已經來到了這樣的一個途徑，就是整個世界底分割，現已完畢的途徑，例如德國倘若不顧結果怎樣，必欲擴大牠的佔有地，牠只有向他國宣戰才能做到。德國擴張牠的佔有地時必需向法國，或英國、俄國底邊境進展。同樣，法國如欲擴張牠的領土，牠的殖民地，牠必需進攻德國，因為法國的佔有地，以德國的爲界。德國殖民領土底邊界，原有德國僱用的兇惡的士兵，或者他們還是赤身裸體，但已裝着德國的鋼盔在他們的頭上，持着德國的鎗械在他們的手中。一向這種領土上進展，便變成對於德國哨卒的侮辱，對於德國旗幟的侮辱，因是即無異對日耳曼帝國宣戰。

侵入頭等歐洲國家在亞洲或非洲的領土，那是一件危險的事，不僅如此，就是

一個小小的葡萄牙、或比利時、或荷蘭底殖民地，也是不可侵犯的。例如德國，無須強佔殖民地，極望從弱小的國家至少有所獲得。雄大的德國在非洲佔有的殖民地如果還不如一個葡萄牙或比利時所佔有的之多，德國帝國主義者便引為莫大的恥辱。然而即是這種誇大的悖理的事，也就不易糾正。法國和英國，站在弱小的比利時和葡萄牙底後面，牠們藉口於維持黑種人和黃種人的大陸上之勢力底均衡，便阻止德國蠶食小國，強大自己。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被度量了，被權衡了，被分配了。不僅在歐洲，即是在非洲的某個地方，如欲移植某個疆界上的旅舍，就必需計及世界大戰底危險。而且就是遷徙一個疆界上的旅舍到某個黑皮非洲王底佔有地中，亦即遷徙那個旅舍到那假想的非洲王所隸屬的國家底領土中，也必需計及這種危險。

結果，那殖民政策，黃種人和黑種人的大陸在各大資本主義強國間的那種最後的分割，必然要引起世界大戰。

因此我們便認識了關於帝國主義底問題的列寧的學說之本質。一個人能用下面



的定義——帝國主義即獨佔的資本主義，概括列甯的學說。列甯由表示下列的帝國主義底幾個基本特色，完成這個簡單的定義：（一）達到了某種發展底實況的生產和資本底集中，即是牠產生了在經濟生活上履行斷定的職務的獨佔事業。（二）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之混合，以及財政資本和財閥政治在這種基礎上的創立。（三）不同於商品輸出的資本輸出，達到特別重要的地位。（四）組織瓜分世界的資本和國際的獨佔同盟。（五）資本主義的各大強國分割世界現在完畢。

帝國主義，即發展底某種階段上的資本主義，那種階段，即當已經樹立獨佔和財政資本底統治的時候，並且是資本底輸出已達到格外重要的地位，國際托辣司分割世界已經開始，而資本主義的各主要強國瓜分世界領土已經完畢的時候。

依照列甯來說，帝國主義底某個極重要的方面，便是寄生主義。我在這次講演底開頭已經提及過這個題目，雖然不妨現在再略加述及。

在大戰底前夕，資產階級的社會已經崩壞。資產階級，已經完畢了牠所能完畢的一切，而且牠正在開始崩潰。這裏有列甯在這個問題上所說的話：

『我們現在一定沒有考慮到帝國主義底一個重要的方面，關於這個問題的大部底討論，多半不足以辨別這個重要的方面。馬克斯主義者希爾費丁底一個缺點，就是他退步到同非馬克斯主義者霍布孫（Hobson）相比擬。我們現在說及寄生主義，牠是帝國主義底一個特色。』

『如吾人所已知的帝國主義底最深的經濟基礎，是獨佔。這種獨佔，是資本主義的——即是牠從資本主義而發生，牠存在於一般資本主義的環境中（即商品生產和競爭底環境中），然而牠同這一般的環境常發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在獨佔的價格一時規定的場合，在對於技術的誘因以及對於其他每種進步，每種前進運動的誘因消失到某種程度的場合，在用人的力量遏止技術的進步之經濟的可能性出現的場合，牠雖似每種獨佔一般，然要發生趨於停滯和衰敗的傾向。例如在美國，有某個奧恩斯（Orns）發明了一個製瓶機。德國製瓶工廠底卡脫爾便收買許多奧恩斯的特許狀，把牠們隱匿起來，阻止牠們的使用。自然，獨佔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能完畢的，牠將長期地調理世界市場上的競爭。』

我由下面的引證，可以補足奧恩斯底事實：

我有一個相識的人，他發明了生產靛青染料的方法，如用這個方法生產這種染料，比較前此所用的一切方法所費較為低廉。那位發明家，便希望多謝化學工業底範圍中有這樣的一個重要的進步，他的名由此昭著於世，而那種新靛青染料，將命以他的名號。可是完全落空，德國的化學托辣司，收買了他的發明，不把牠來應用，但把牠隱匿起來。所以那德國的化學托辣司，惟有收買我的朋友底發明，如是便沒有傍人可以使用牠。在這種情形之下，當每種發明無補於工業底發展，但掩藏而不應用的時候，則工業資產階級，便停止了履行牠在某個時候所履行過的職務——即是在工業上推動國家前進的原素之職務。

列甯所說及的他種形態，有如下云：

『帝國主義，即是少數國家中的金融資本之極大的積聚。這種資本，已達一千萬萬到一千五百萬萬佛郎底有價證券，這是我們所已知的。因此便有借主階級（更正確一點兒或許就是借主部分）之不可避免的增長——即是依裁取利票過活，與生

產業完全分離，純然以閒遊爲業的人之不可避免的增長。資本底輸出，帝國主義底最重要的基礎之一，更加增大那借主階級從生產事業的這種完全的分離，並由剝削海外少數國家和殖民地底勞力投下寄生主義底性質在整個國家生活中。」

列甯更進而述道：

『一個借主國家，即是衰敗的資本主義底一個寄生的國家，這種環境，在一般方面，惟投射牠的反應到國家底一切社會政治情形上，而在特殊方面，則投射牠的反應到工人階級的運動中的兩種基本的潮流上。』

英國從牠的全部海外貿易，從牠的輸出和輸入所得的全年收入，在現世紀底初期，統計爲一千八百萬國幣（約合一萬萬七千萬盧布）。同時，英國從投放各種企業資本的收入，從投資的收入，即借主階級底收入，等於從九千萬國幣到一萬萬國幣。那些借主底收入，那些以裁取他們的利票爲生的人底收入，在那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國家中，五倍於從國外貿易的收入。列甯以爲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寄生主義之本質，即在於此。

資本最富裕的國家，英國，雖然牠已經喪失了牠的工業上的霸權，已經拋棄了對於工業比較進步的國家——對於德國和合衆國——的商品底輸出者的頭等地位，然而牠還是保持牠的霸權在整個世界上。但是在以後的這兩個國家中，資本底輸出，每年亦取得更重要的地位，結果，投資的勢力範圍之競爭，爲着分贓的原由，引起最進步的國家間的新生的衝突。而在他方面，輸入資本的國家，又必須努力把牠所輸入資本的省分隸屬於牠自己所有。

俄國在沙皇政治之下，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牠不僅隸屬於法國的資本，而且隸屬於比國、英國、德國、和美國的資本。而且俄國有這些各色各樣的資本之一定的勢力範圍。國際的財閥政治，法國和英國的財政家底集團，用這樣的反抗力攻擊蘇俄，並維持科爾却克 (Koltchak) 和但尼金 (Denikin) 底反革命的軍隊，這種事實的原因之一，不僅是牠們顧慮關於已經投放俄國的資本，而且恐怕失掉一個一萬萬五千萬的國家，即一個最有利益的投資範圍。

在這個國家底國內環境上，有什麼勢力從一個工業國家，變化到一個倍主國家

——到一個高利貸業者底國家？

現代帝國主義，足以引起借主階級或股董底增長——即是引起專依裁取他們的利票過活的人民之增長。這樣的佔有股分的股董，正如俗語所云，不播種亦不蓄養，絕對不做事，履行寄生底職務，但獲得一切的需要。有時表現出佔有過多的股分的借主，並不給他自己以裁取利票的困難，惟把他的股票存於銀行，銀行本身或裁下利票，把那些已裁下的送達股票底所有者，或過付股分底所有者適合於股票底價值的數目。

當在以往的時代，工業資產階級，做了某些事，又做別些事，或好或壞地指揮工業，企圖提高工廠底利潤並增加國家底生產力，而現在則那種資本主義的 *entrepreneur*，那種前人的工業底管理者，迷困在寄生底滄海裏，專由他們的利票的裁取以爲活，且把他們的收入專消耗在養妻蓄妾等事業上。

而且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中，當國家生存在資本底輸出的時候，這種寄生主義底形態，必然引起人口底一切階級之增長。在法國、英國、和德國中，幾百萬的工人

和農民變成了一些小股董。自然，這種現象，足以加強這些被壓迫階級底機會主義的傾向，並發生他們的利益同統治階級底利益儼然相同的事實。佔有幾張俄國的或摩洛哥的公債票的法國工人或農民，起始重視與俄國成立同盟，並想在關於摩洛哥的法國政策之成功上他能獲得利益。自然，世界大戰底結果，那些工人和農民遭着了最大的困難，因為那些銀行家，能讓渡那種最不可靠的資本和義務給這些階級。所以差不多所證實的全部俄國公債，都已分配於法國農民和工人中。

無論如何，可以說，在大戰底前夕，有盈千累萬的工人和農民相當地注意到帝國主義的政策上，殖民地的冒險事業上。自然，這個事實，不僅在農民底心理上，並在工人底心理上要相當地留下牠的印象，而且後者因此不再做抱着純粹無產階級的心理的人民了。這就像雜有賤價金屬底重大的混合物在內的金子一般。

現代社會底結構，有一個分解的勢力在資產階級上；資本主義，已進到了衰敗和死亡底狀態。而且社會一經破敗着，分解着，則統治階級便要崩潰着，即是牠的最可驚的代表，亦不復能懂得圍繞着牠們的環境。那些統治階級底這種衰敗底最顯

明的例證，牠們不能辨別現在的情景的那種事實，供給於布勒斯特與凡爾塞和約中。倘若德國的資產階級，那在歐洲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底資產階級，不是一個凋零的階級，牠的代表便會熟悉目前的情景，不會逼迫俄國訂立足以引起德國失敗的和約。

那布勒斯特和約，是世界上最的冒險。德國帝國主義，已由布勒斯特和約自速其覆亡，那於列甯同志，於那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底天賦的代表，是顯然明白的；那布勒斯特和約，若由那個凋零的階級底枯爾曼、采甯（Cerain），以及其他最有天才的代表看來，便是德國底最大的勝利，牠制服牠的一切敵人的勝利之保證。那些最聰明的德國和美國的外交家底先見原是這樣的。

法國大革命底歷史，那貴族和王權底昏庸，我們的二月革命底歷史，十月革命底歷史，克倫斯基和他的同志在這次政變底前文所履行的職務，顯然表示出每個斷定要破滅的衰敗的階級喪失應付環境的能力。

那布勒斯特和約，已在世人的眼前表示德國的資產階級是一個凋零的階級。而



在布勒斯特的談判中，有許多人指出無疑的德國的失敗事實中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將逼迫威廉的國家訂立比布勒斯特和約更緊急的和約。在俄國自由黨中復有許多抱樂觀的人，他們幻想法國和英國的政治家，比較愚妄的德國人將有更大的聰明，這些政治家不會促成德國加入布爾什維克主義底軍事同盟，反將同那失敗的國家結訂公正的和約，而由這種和約底結果，德國在反抗野蠻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上，在攻擊蘇俄上，將成爲極有力的文化和文明的工具。

這些希望中，沒有一個能稍爲正確的。那英、法等國底資產階級，逼迫德國訂下了凡爾塞和約，由這種和約底結果，一個國家，已弄得深便於共產觀念之發展和鞏固。當幾被凡爾塞和約完全覆滅並陷於凍俄的德國本身中整個空間都發見滿佈着布爾什維克的微菌的時候，德國的統治階級怎能想及同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作殊死戰？當家裏的地板正在某人脚下燃燒着的時候，試問某人尙能想及縱火於鄰村否？

所以在世界大戰以前的時代，資產階級正在崩潰着，而這種崩潰底主要原因，便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寄生主義。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底洪水以前的這種時

代，是寄生的衰敗的資本主義之時代。布勒斯特和凡爾塞和約，足供歐美統治階級底凋零之最良的例證。



## 第七講 帝國主義即獨佔的冶金工業政策

在世界大戰前夕出版的我的各種著作中——即在『現代』(The Contemporary) 上，在法國雜誌『社會主義運動』(Movement Socialiste) 上和在美國馬克斯主義者的雜誌『前途』(The Future) 上所發表的各種論文中，以及在『未來底大鐵道與航路』(The Great Railway and Sea Routes of Future) 書中(此書現已印行第二版，標名為『帝國主義和未來底鐵道與航路之競爭』)——我曾注重冶金工業在現代國家底國內經濟和外交政策上之支配的統治的職務，我曾表述帝國主義的本質如下：帝國主義，是首由冶金工業底利益所命定的新式的侵略政策，這種工業，在一切頭等工業國家底經濟生活上履行極重要的工業之職務——宛如工業主星之職務，

那些最大的國家底資本主義經濟之許多其他最重要的部門旋繞這工業主星，猶如各行星環繞太陽一般。

這種冶金工業，在現代國家底外交政策上，履行一種巨大的職務。正是這種工業支配皇帝和大總統，外交家對於鋼鐵大王底意見，無不惟命是聽，同時他們對於其他工業部門底代表底要求全不關心，雖然這些工業在某種國家底經濟生活上，在他的貨品的輸出上，在貿易的均衡等等上，也可以履行一種可怖的統治的職務。

當冶金工業與國家工業底其他部門之間有利益底衝突時，勝利常屬於鋼鐵大王底那方面，這是可以當爲一種定則的。

外交方面，最要考慮到冶金工業實在的甚或設想的利益，無須顧及國家工業底其餘各種部門底利益，如果這樣的態度爲着冶金工業底利益所應該的時候。

帝國主義，代表某種侵略政策底特殊狀態和特別形式，這種政策，趨向於世界的統治，趨向於民族國家轉變爲世界國家，轉變爲許多國家所構成和用強暴的手段所合併的統一體。這種形式底侵略政策，是起始於十九世紀底末期的我們的近代之

特性。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生活之重心從紡織工業到冶金工業的這種推移，表現爲這種時代之特性。爲當代資本演進之最重要的事實並在致使國際關係愈益尖銳化上具有最重要的作用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之重心從紡織工業到冶金工業的這種變換，而且牠畢竟成爲陸軍主義、海軍主義、和整個現代的侵略政策——質言之即二十世紀底一等強國底帝國主義——之特別迅速發展底基本原因。

當某國底資本主義經濟之重心寄託於以大宗消費爲目的之紡織工業，而牠的發展亦依賴本國人口底購買力，依賴對於牠的直接的需求的時候，不僅後英國而出現於世界的國家底資產階級之意識，即是在大不列顛本身中的資產階級之意識，莫不對於侵略的對外政策和殖民地冒險事業表示消極的傾向。這種冒險事業，將使國際關係愈益尖銳化，將擴大國債，增加人民賦稅底負擔，而其最後的結果，則國內市場底購買力降低。

曼徹斯特時代底英國，是自由貿易上和自由競爭上的熱烈的信仰者。

列甯說：『在自由競爭興盛的時代中，英國資產階級的重要政策是反對殖民政

策，並認殖民地底解放，和牠們同英國完全脫離關係是不能免的和有益的步驟。貝耳 (M. Boer) 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他的論著『最後的英國帝國主義』 (Latest English Imperialism) 中指明一八五二年的英國政治家怎樣傾向於帝國主義，有如迪士萊利 (Disraeli) 所云：『殖民地是我們頸上的磨石，』而在十九世紀底末期，英國那個時代底英雄有羅德斯和張伯倫，他們公開地宣傳帝國主義，並用最傲慢的態度施行帝國主義政策。(見列寧所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底最後階段』七十三頁)

我在以前的講演中已經表示英國紡織工業家酷愛和平的傾向之根本原因是紡織工業完全依賴從海外各國有次序的不斷的輸入原料。阻礙棉花從合衆國有次序地輸入英國海岸的拿破崙戰爭，在英國紡織工業上引起了可怖的危險。這種事實，在曼徹斯特區域的工人中釀成不可勝言的貧窮和苦痛，並使許多工業家因他們的工廠倒閉而破產。惟自資本主義經濟從紡織工業推進到冶金工業的那時候起，帝國主義的時代便開始了，張伯倫，從北明罕出來的那個人，便來到歷史的戰場之前線，表現為那個新時代——殖民狂熱時代——底第一位代表。有政治家迪士萊利常說『殖民

地是我們頸上的磨石』的英國，便開始用極大的速度奪取各方面未經佔領的領土，結果，牠在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的時代，佔有不下於四百萬平方啓羅米突的土地。

其他各國，也繼着英國之後爭相奪取海外地。在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同一的時間，法國取得三百六十萬方哩同三百六十萬人口；德國取得一百萬方哩同一千四百七十萬居民；比國取得九十萬方哩同三千萬居民；葡萄牙取得八十萬方哩同九百萬居民。

資本主義經濟的重心從其他各工業趨向冶金工業之不可避免的轉變，完全根據馬克斯所創立的不變資本超過可變資本的繼續不斷的增長之定律。馬克斯曾證明，在資本主義生產底過程中，不變資本底分量，不斷地滋長於可變資本底消耗上。

資本包含兩個部分——即所謂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底部分。不變資本，是已投入工廠建築物、機器、長凳、用具、和其他生產器具——實言之，即一切具有不變性質的物件——的那種資本。可變資本，是已經投入在生產過程中立即消盡的物件



如生羊毛之類的那種資本。工資也屬於可變資本底範疇。馬克斯證明不變資本不可避免地要滋長於可變資本底消耗上。若使在十八世紀時所投放於某種工廠或其他的工廠的資本價值，一半是不變的，一半是可變的，目前這同一的資本價值中，就會包含八分之七的不變資本，而可變資本只有八分之一。這即是指以前投資於一個特定的工廠的每百萬盧布中，有五十萬是可變資本，另有五十萬是不變資本，但是在現在一百萬盧布中，有八十七萬五千盧布，是不變資本之所得，只有十二萬五千盧布，是可變資本之所得。不變資本，包含在機器、工作長凳、器具——質言之即一切生產手段——之中。

因為鋼鐵是造成生產手段的基本原素，資本主義發展底過程，在國家和世界經濟上，必然要引起鋼鐵工業底職務之增長。

雖然鋼鐵材料，不易損壞，但是牠們的消耗，比較立即食完的食物、棉花、羊毛等，要迅速得多。總而言之，人類表現着追求熟鐵的慾望，遠甚於麵包。

現代文明，即技術和科學底整個過程，多半是以鐵為基礎。那種鐵貨，或者更

正確說，就是那種鋼鐵工業，在以前各世紀中發展得緩慢；牠的可驚的突飛猛進，是在過去五十年底初期剛開始的。這個情形，被兩項數字很恰當地表示出來。在一八六〇年，全世界所銷鎔的熟鐵，是七百萬噸，而在一九一〇年所銷鎔的，竟達七千萬噸之多——所以在五十年間，熟鐵底生產增加了十倍。

在歐洲諸國中，德國特別迅速地發達而為鋼鐵國家。當大戰底前夕，歐洲大陸鐵底生產主權，完全落於德國之手。一九一〇年，德國所產的熟鐵，比英法合計起來還多六十萬噸，而比法、俄、奧匈、或比利時等國合計起來，且多四百萬噸。

在熟鐵底世界生產上曾經佔有頭等地位的英國，後來降到第三位。美國已取得首席，德國取得次席。二十世紀底初期，英國再也不能以自身的力量來滿足牠的工業之對於鐵的需要，勢不得不從外國，尤其是從德國購買鐵貨。德國對於英國的鐵底出口，增長得非常迅速。由一八九一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十年中，從德國運到英國的鐵底每年出口，約在十三萬噸，由一九〇一到一九一〇年的十年中，為六十四萬噸；而由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的三年間，從德國運到英國的鐵底每年出口，已

經超過一百萬噸了。所以德國對於英國的鐵底出口，在這整個的時代增加了八倍。

正是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生產熟鐵的主權，決定了德國底霸權，並使這個國家在歐洲諸強國中作四年戰勝者的這件事，成爲可能。

冶金工業所以強有勢力，是因爲牠與所謂軍事工業有關係、這種軍事工業，是冶金工事底產物，牠具備一切現代的海陸軍制度，因此同軍事團、銀行團、產業托辣司，和新提嘉均有聯絡，這些組織，是所有這些龐大的克虜伯，司乃得、阿姆斯特朗、維考思（Vickers）等等廠廠底後盾。冶金工業，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強固的軍事工業和軍事集團底統治所藉以發展的基礎。歐洲的主要的軍事國家，就是歐洲底主要的冶金國家——德國，這並不是事出無因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鋼鐵工業完全統治煤業，與黑色、白色（電力）、和液體（石油）的各種燃料。最先進的工業國家如美國，並沒有煤炭市場，因爲這煤炭市場完全被鋼鐵市場所吸收，一切煤井，都歸屬於鋼鐵大王。

最後冶金工業所以較強於其他工業，因爲牠是成熟較早的一種工業，並且牠比

較其他工業更適合於新提嘉化和卡脫爾化——即是混合而成爲有力的民族的和國際的資本主義的組織如托辣司、新提嘉、卡脫爾。從沒有一種工業，在牠的裏頭的新提嘉化和卡脫爾化底過程，即各種獨立的企業構成一個相續的統一體的那種聯合，促成了這樣發展底高度，而這種過程復表現於一個這樣可驚的形式上，如正在冶金工業中一樣的。

譬如在美國，所組織的最強而又最早的托辣司，是有名的鋼鐵托辣司，即一九〇一年所成立的合衆國鋼鐵公司（The Steel Corpo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這種鋼鐵怪物，佔有並支配差不多七百八十五種企業，牠們有共同的基本金，這種基本金比其他五個最大的托辣司合計起來的基金總數還要多些。在德國，最有勢力的新提嘉，是鋼鐵新提嘉，就是在經濟落後的俄國，於大戰底前夕站在卡脫爾運動底前線的，還是冶金工業。所以在十月革命以前，我們就有有力的鋼鐵新提嘉，浦洛達麥特（Prodamet），這是做效美國托辣司底形式組織的，而且統一了俄國南部、烏拉爾區域（the Ural District）、窩瓦河沿岸（the Volga Banks）、和波蘭屬地

(The Polish Domains)——簡言之即俄國一切鐵礦區域——底一切最大的工場。

我們已經指明最新式的資本主義之顯著的色彩和根本的特性，確是資本集中於有組織的民族的和國際的獨佔事業托辣司、卡脫爾、新提嘉等上。若使在這樣的時代，某一工業因為種種原因，進步到這種過程底前線，並且在進展底時間上和聯絡牠一切企業成爲一個鉅大的統一體底速度上，遠過其他一切的工業部門，那末，這門工業，在國家和世界經濟底其他一切工業部門間便儘有於資本主義制度上取得霸權和握牛耳之機會，這個事實，是自然明白的。事實上，鋼鐵品、鐵路、熟鐵品、大礮等——簡言之即冶金工廠——證明更適宜於迅速合併和聯結成爲鉅大的民族同盟與國際同盟成爲所謂托辣司、新提嘉、卡脫爾的這種情形——正是這種情形在資本主義底整個制度中最初大大地幫助了牠們的滋長的勢力，其次及於牠們的霸權，和冶金工業底統治。

目前就是在我們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中具有這樣的威權和勢力的冶金工業，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成爲所謂和平主義——即頭等國家底和平政策——之最殘酷

的仇讎。冶金工業，比較國家經濟之任何其他部門，更注意於陸軍主義和海軍主義，即是注意於海陸軍費之繼續不斷的增加，新軍底成立，新的陸地和海岸砲台底建築，新的分艦隊底營造等。這是因為冶金工業底一切部門，都同軍事工業發生密切的聯繫，軍事工業製造重砲、輕砲、子彈、火藥、刀劍、鐵甲艦、無畏艦、大無畏艦、潛水艇、以及各式各樣的飛機等。一年底戰事所給予冶金工業的買賣、工作、和利潤，要超過多年底和平所給予的，這是自然明白的事。這種事實，正足解釋爲什麼在大戰底前幾年，當戰雲密布且經濟與軍事上最強的國家底工業價值和國家股票奇跌的每個騷動的時候，而所有冶金工業的價值——即法、英、德、和其他諸國中的冶金鋼鐵廠底股分 and 任務——反有蒸蒸日上之勢。並且歐洲前途越黯淡，世界大戰爆發底危險愈可能，則國際股票交易所上冶金工業底價值就越高漲，而整個系列底最安定、最穩固的工業經營底價值——甚至整個工業部門底價值，反都跌落了。我們發見這種現象於意土戰爭和巴爾幹戰爭底緊張時期，那時法、比、英、德等國底國債跌落了，許多頭等銀行底股票、和電氣、煤氣、汽船公司、煤車、馬

車公司等底股份也跌落了；但是所有冶金工業的價值，在股票交易所上反而增長起來。

冶金工業，不但和牠自己直接的產物，卽那專注意於鞏固軍國主義的軍事工業，發生密切的關係，而且和鐵路工業形成同一的關係。我們知道鐵路在人民底經濟生活上具有最主要的作用。

我們從討論鐵路建設底發展的季諾維埃夫 (Zinoviev) 的著作『社會主義中的戰爭和危機』(The War and the Crisis in Socialism)，得到幾項數字。一八四五年，世界鐵路底總長度，等於一萬六千啓羅米突；一八六五年，等於十四萬五千啓羅米突；一八九五年，等於四十八萬七千啓羅米突；一九〇五年，等於九十萬五千啓羅米突；一九一一年，竟超過一百萬啓羅米突。所以一九一一年，世界鐵路的軌道已奄有一百萬啓羅米突底距離。這種統計，足以證明：在上述的時間內，鐵路工業之迅速的發展，和在國家內政與外交上，鐵路行政底職務之猛烈的進步。

世界大路線底問題，在世界大戰底爆發上，具有最顯著和最重要的影響。譬如

德國的偉大的企業，即報達路線，在大戰底前夕，是國際鐵路政策最重要的問題，並且成爲中心問題之一，一切外交政策，大概都以這中心問題爲轉移。對於這個計劃，德國決定了三B鐵路（Berlin—Byzantium—Bagdad），這就是報達鐵路網，牠的作用，在於聯絡位於漢堡與波斯灣中間的一切國家，成爲一個統一體。爲對德起見，英國也決定了三C鐵路（Cape Town—Cairo—Calcutta），牠的作用，在於聯絡整個東非洲、阿拉伯、米索波達、米亞、波斯南部、和包含三萬萬人口的印度而成爲一個統一體。這條英國的三C鐵路，要把英國底整個東非洲和亞細亞的領地連繫得非常穩固，使牠們密接於大英帝國。俄國以舉足輕重之勢，出而採取波斯或印歐路線的計劃，即二P鐵路，由彼得堡到波斯灣（Peterburg—Persian Gulf），原先是由彼得堡到白沙瓦（Peterburg—Peshawar）。俄國帝國主義者曾努力以實現這個計劃，藉以束縛波斯於俄國勢力之下，或者強將沙耶罕（Shah）的國家更爲俄屬的省分，並在阿富汗和波斯灣上鞏固俄國底勢力，進窺印度邊境。



資本主義組織內的這三種帝國主義的鐵路計劃，彼此陷於顯明的衝突，在專心實現自身目的的這三大強國之間，足以驚動戰爭。但是當英俄自觀自己的計劃距成功底時間還差得遠，而德國已將次完成牠的偉大的鐵路計劃，在這種情形下，德國可以削弱英國，尤其是俄國在奧托曼帝國和整個中亞細亞的勢力，英俄帝國主義者，便決定聯合以反抗那共同的敵人。因此，發生了英俄協定，即昨日底仇敵——英俄帝國主義者——底一種祕密的同盟，這個協定，是影響於世界大戰底爆發最有力的動因之一。我可以繼續說：俄國欲佔領博斯破魯 (Bosphorus) 和韃靼海峽 (Dardanelles) 的這種努力，是米留哥夫 (Mihukov) 所追求的一種夢想，同上述的鐵路計劃具有最直接的關係。在一方面，君士坦丁底佔領，使俄國得以截斷德國底鐵路，這鐵路原來是德國所夢想藉以緊繫着整個小亞細亞於牠的勝利底車輪之上的，而俄國這種行動，可使整個報達路線底重要性歸於烏有。在另一方面，這些海峽底開放，海面底自由通航，可以便利俄國穀物底轉運，從我們的黑海鐵路底終點直達巴爾幹和亞平甯 (Apennine) 諸半島底鐵路幹線底主要點，以及法國、

西班牙、和英國。簡言之，博斯破魯和韃靼海峽底問題，只是俄國鐵路經過那內海和海峽，同其他各國底鐵路成立毫無阻礙的關係的一件事。如是，則這些海峽底問題，好似巴拿馬運河底問題，如我在我的著作『大鐵路與航路』一書中所表示的一樣，牠同鐵路，鐵路政策，以及冶金工業底問題，具有最密切的關係，或同牠們恰相吻合。

我們的時代，可以很確當地叫做鐵的時代，而冶金工業，尤為現代工業之王。冶金工業，是一國底工業的和軍事的力量之根本基礎。一切工業，都倚重於冶金工業。而煤業與冶金工業關係尤為密切。冶金工業對於煤業的最完全的主權和優勢，表現為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底最後階段——之特性，為生產一噸鐵，必須燃燒兩噸煤。冶金工業怎樣注意於煤井之完全佔領的事，是顯然明白的。煤炭托辣司和新提嘉，操在冶金工業家之手。在工業先進國，如合衆國，甚至連煤炭市場都沒有了，因為這煤炭市場全被鋼鐵市場吞沒了。一切煤井，都歸於鋼鐵大王所有。對於煤炭隸屬於鐵的問題，欲得着更詳細的認識的人，我介紹他們去研究我所著的那

本『什麼是帝國主義』(What is Imperialism)的書。所以金屬與煤炭——這兩個生產底要素——工業底麵包和飲料，都操在鋼鐵大王和冶金男爵之手。煤炭和冶金工業組成所謂重工業。就是最初在冶金工業底形態中的這種重工業，幾似成爲主星，國家和國際經濟底其他部門，像行星環繞太陽一樣，在牠們的軌道上環繞着這顆主星。重工業，是整個現代工業底根本基礎，和某種國家底軍事勢力之主要條件。德國打败了歐洲列強底一切軍隊，獲得了光榮的勝利，在頭幾年底過程中，牠壓服了俄、法、英、比、塞等國底偉大的軍事勢力，這是因爲德國是歐洲大陸上首屈一指的冶金工業的國家。在一九一三年，大戰底前夕，德國生產十萬萬布特 (pood) 以上的鋼鐵——幾等於牠的戰場上的主要的敵人英、俄、法等所合計起來的產額——這並不是過言。就在這些數字中寓着足以解釋德國在大戰初期中的可驚的勝利之鎖鑰。戰爭開始的時候，我曾預言：在僅有歐洲國家參加作戰的情況之下，德國可操勝利的左券，但一經世界上最強的冶金工業的國家，美國，加入戰線，勝利底機會，就會從德人底手中被奪去了。

冶金工業支配其他一切工業部門的威權，正在大戰時期表現於一種最閃爍的和可驚的狀態中，一個沒有重工業的國家如意大利，勢不得不從外國取得煤鐵，結果，牠不能發展爲一個有力的工業國家，更不能發展爲一個有力的軍事國家。

冶金工業，是一切軍事工業部門底材料。譬如除非一個鋼鐵品工場底部分，一個礮廠還有什麼？克虜伯的著名的工場，發軔於一個小小的鐵店。這個工廠，是世界上最的礮廠，在這工場中，平時製造鎗礮等鉅大的破壞器具，並製造大馬車、汽機、軌條、汽錘、火車頭等。而在戰時作用重大的鐵路線和鐵路用品，也完全出自各金屬工廠。陸軍底軍用品，是洋鎗、刺刀、子彈，簡單說，是冶金工廠所製造，和鐵路上所轉運的一切用物一樣；在現代戰事上，海洋艦隊也具有廣大的作用，而與陸軍相並重，這海洋艦隊，也是在屬於這些冶金公司的船塢上建造出來的。所有這些龐大的船舶，這些海上的奇物，無畏艦、大無畏艦、驅逐艦、潛水艇、整個浮駛的潛水艇隊，都是由冶金工廠製造出來的海上怪物；至於航空隊，其重要性在戰爭上是有加無已的，然而牠也是與冶金工業多少發生密切關係的工廠底產物。

總而言之，冶金工業，可以預決戰場上的勝利。整個勝利底問題，誰打勝仗的嗎題，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底戰爭中，等於誰能準備噸數較多的鋼鐵的問題。有名的多腦（Danubio）之役，那準備直搗匈牙利的俄軍，不但肅清了加里西亞（Galicia）全部，並且克復了波蘭，但是德將麥根生（Mackensen）終於戰勝俄軍，只因爲他能對我軍放射四十萬發的空前的可驚數量底子彈。麥根生利用這狂暴的炮火，焚燬了長距離的俄國的前線，然後以精銳之兵乘隙來攻。

在大戰底前夕，許多軍事家，甚至著名的軍事家和能手，不懂得冶金工業在未來的戰爭上的這種作用。就大體說，許多人們不了解經濟勢力與軍事勢力底關係。只要從這些國家底軍事機關所委託於國外的牠們的正式的代表和祕密的間諜底那些任務，我們就可以窺破：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底大戰前許多俄法底專門家怎樣地不能在勝敗底問題上明瞭和預見工業底一般作用與冶金工廠底特殊作用。在三角聯盟底國家中的俄法偵察之全般的性質，僅限於調查某種國家具有多少的武裝兵士，各部軍隊駐紮何處，炸藥庫同軍械處從什麼地方可以尋得，哪些主要的鐵橋，在軍事

行動開始時，必須炸燬。最後調查到某個國家底動員計劃，即是探悉敵軍底動員計劃，探悉各部敵軍在戰時移動得怎樣迅速；俄法偵察底全盤計劃，不過如此而已。

德國參謀部，則付託牠的代表者以比較複雜的任務。當俄國或法國的軍事代表，下榻於某個或其他的德國市鎮調查的時候，他們先就要估計：這個特定的市鎮內，有多少兵士在軍營裏，駐有哪個特殊的軍隊，和藏有哪種軍械等事。反之，德國的祕密軍事代表偵察，不以調查敵國底某種區域中的軍隊底效力、軍械底種類、和軍隊底駐地爲要務，而在於調查某國在平時和戰時底武備範圍中之經濟的物質的力量。

提供於德國代表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於他報告關於下面的消息：比如在某種區域中有多少工廠，這些工廠在戰時怎樣可以擴張，可以僱用多少工人製造子彈，要從事這樣的生產，有多少分量底材料，已經準備好了；在戰爭底局面中，於最短期間內，可以製造多少分量底大砲；貯藏了多少分量底棉花，並能從國外取得多少等等。德國的參謀部，既得有這些消息，在牠的策略上，就不必十分注重到那種事

實；就是明知俄國只有供給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兵士的軍械，而牠却招募了一千萬兵士到前線上來的這個事實。

法國在戰時動員的方法，是驅使巴黎礮彈工廠底一切工人放棄職業，去服軍役，由這個事實，我們就可知：許多眼光狹窄的專門家怎樣不明瞭一國底軍事工業與軍事勢力底關係了，更不必說平時工業罷。同一的事實，表現於許多大礮工廠。自然，對於軍事家殊乏先知之明的事件，在大戰開始後的兩週間，輿論譁然，結果，軍事船塢和工廠底一切工人，便漸次召回，恢復工作。英、法、俄諸國的指揮官，必須在戰場上遭遇許多猛烈的打擊。然後才能明瞭工業和戰爭底關係。於是在戰爭開始後快要一年半的時候，英、法便宣告有名的工業動員了。

軍事工業底重要性，尤其是礮隊底重要性，一九一四年底頭幾次戰爭中，即已彰明昭著，並且牠可以決定參加戰爭的那些龐大的軍隊間的血戰之結果。

德國開始經比利時攻擊法國。他們奪取第一個地點列日（Liegé）這件事，震嚇了一切人們。德軍在二十四小時內，怎樣奪取這樣堅固的一個礮台，這好像是不可

思議的一回事。列日失守以前，在俄法的新聞紙中，表現過許多言論，謂列日處於圍攻之下，至少可以支持一星期，那慕爾 (Namur) 也不會在一星期以內被攻陷的，如是則可以長期地阻止德軍，使不得逞。但是我們知道這些礮台在二十四小時內概被德軍佔領了。他們能如此長驅直進，應歸功於有名的「四二〇」大礮。這種大礮，是克虜伯工傷製造出來的，這個工場，不過是德國底一個冶金鋼鐵公司，牠也製造鎢礮，以與其他冶金生產品並駕齊驅，而在這些初期的勝利中，德國冶金工業底勢力，和牠超過其他各國底冶金工業的優越，已是昭然若揭。驚動歐人的想像的德國第一次的勝利，就是德國冶金工業底勝利。以後在查勒羅 (Charleroi) 復發生有名的戰役，法軍在那裏，只有兩天即被擊破，且開始向巴黎退却。當時那些回到巴黎的軍官說：德軍所給予他們的印象，好比一個不能破壞的秘障軍 (Phalanx)，由某種不可見的機器推動前進，牠從遠射重礮放射可怖的炮火。起初有些傍觀者以為在沒有找到足以阻止這放射燬滅一切的炮火的可怖的機器之運動時，便不能與德軍作戰。事實上，德國在這次戰役中利用遠射的礮隊，這是法軍所未有的。法軍所舉



備的，只是些輕礮，卽有名的『七五』大礮，這種軍器，本也是一個可怕的武器，但是只能放射較短的距離，而德軍在初次的戰役中，卽使用了重礮隊，這種重礮隊，足以決定戰役底結果。於是全部法軍，開始向巴黎退却。德軍參謀部，認定這是整個法軍胆落心寒的表示。德軍因欲儘先到達巴黎，且被整個法軍胆落心寒的消息所攝引，復爲情勢所逼，要及早解決法軍，以使用全力對付俄國，於是運用他們的遠射礮，帶着他們的輕重礮隊，進逼巴黎。

在查勒羅 (Charleroi) 之役和瑪倫 (Marne) 之役，消磨了整月的時光。

這時候，法軍已組成了他們的一切輕礮隊。同時阿爾及利亞的隊伍和摩洛哥的軍隊，也達到了。法軍相信德軍僅集中少數軍隊在亞爾薩斯洛林邊境，便將所有他們在那裏防守要塞的礮隊調往他處。鐵路在戰事上所履行的鉅大的職務，在這裏已昭然若揭，因爲要轉運重礮隊，某國必須佔有分枝的鐵路網在他的支配之下。當德軍進到瑪倫的時候，法將霞飛，使用狂暴的炮火來抵抗他們。這是法軍使用狂暴的炮火的第一次。

於是德軍便開始退却了。

德軍因為參加戰役時，沒有充分的軍器，便遭了一次慘敗；所謂沒有充分的軍器，是指礮隊而言，因為牠把重礮隊留置後方，急欲解決法軍的前線。法軍以充分的軍器加入戰爭，所以他們能大獲勝利於瑪倫。在大戰進行中，有幾本描寫瑪倫之役的有趣味的書出版。其中有一本指揮這『七五』大礮的礮隊底下級軍官底日記，讀之趣味橫生。這本書即名叫『七五大礮』。作者描寫他的礮隊怎樣攻擊德國的礮隊，他先感覺到他的子彈越來越踴躍。子彈箱搬到礮隊的時候，他突然聽說：他只有十箱剩下的子彈了。他描寫他當時所經過的情形。他以為他們失敗了，他不能打退德軍的襲擊；當他只剩下三箱子彈，和他自己所說他的額上流着冷汗的時候，而對方的炮火忽然停頓，德軍且開始退却了。那時候，他便轉取攻勢，並發見德軍已一彈不留了。德軍參謀部，雖然是深謀熟慮，然想不到在現代戰爭上要用如許多的子彈。在涅佛察拍爾 (Noye Chapelle) 之役底十四天中，英國所用去的子彈，比在整個英波戰爭所用的還要多些。在數里之內的一戰，他們消耗的子彈，比為時兩年，

奄地千里的戰爭所用去的還來得多。俄國在幾次戰役中用去比在整個日俄戰爭還要多多的子彈。法國在幾次戰役中也用去比在整個普法戰爭還要多的子彈。而德軍則未曾計及此數，所以我們發覺現今戰爭上勝利底問題，確是鋼鐵噸數多少的問題。法軍得到勝利，因為在上述瑪倫之役，他們能放射比德軍噸數更多的鋼鐵，但是他們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因為他們還缺少幾千噸鋼鐵以把握着他們的勝利。設使他們備有較多的鋼鐵，他們的勝利也許是最後的罷，然而法國的工業沒有準備到這一個着，所以雙方都表現未成熟，結果，連德國自身亦卒不及防，致為他人所乘，雖然他在戰爭底初期握有冶金工業底全部勢力。這種工業底問題，即冶金工業底問題，堅持着牠的勢力在那情事底整個過程上。在戰爭開始時，俄軍獲得那樣的勝利，佔領蘭堡 (Lemberg)，深入喀爾巴阡山 (Carpahians)，然而終底非退却不可，只是因為俄國工業，對於戰爭沒有準備。這表示俄國的工業動員，比軍事動員還要落後，而俄國工廠底戰鬥力，亦遠遜於軍隊底戰鬥力；在這種關係中，薩哥姆里諾 (Sachomlinow) 便狂暴地拒絕了俄國將領急電催索子彈的要求，他的答覆是：

『工廠不能製造子彈，算了罷，應節省些用去。』於是這個暴徒，才懂得現代戰爭底過程和性質。當勝利的俄國軍隊，在喀爾巴阡山附近發覺自己缺乏子彈的時候，牠怎樣被猛攻俄軍的德將麥根生所擊破，那是大家明白的。他利用他礮隊底炮火，焚燬了俄國戰線底最大部分，然後帶領他的可驚的隊伍，衝入這焚燬的地段來。

這是容易做到的事。當這地段確已被焚燬，和俄國軍隊像被鐮刀割斷了一般的時候，他便統領這些隊伍，挺進其中來了。至於麥根生對於俄軍所施放的子彈底數量，即是運送牠，就必需一千輛以上的車子。在四小時底戰役中，對於俄軍竟施放了七十萬發子彈。

從關於這次戰役的俄法出版物底記載，我們能看出俄法專門家如何當時毫不知道怎樣解釋麥根生在多腦的勝利。一切資產階級底報紙，官方的與非官方的報紙，非軍事的與特種軍事的報紙，都以一種方法來解釋德軍在多腦的勝利，尤其是他們成功於集中一千箱子彈於這次戰役的事實，那個方法，就是：德奧軍隊如他們所說的，洗清所有他們的礮台，從這些礮台取出所有他們的軍火，且欲震撼歐洲，便發

射所有的軍火以對付俄軍。他們卽這樣地解釋這次的勝利，卽於四小時內放射四十萬發子彈以對付俄軍的特殊的事實。但是當德軍於以後的戰役中繼續以同樣的軍火震撼他們的敵人的時候，英、法、俄諸國的專門家，才覺悟，這並不是什麼洗清他們的礮台的問題，也不是什麼從這些礮台取出多年所積聚在那裏的軍火的問題，而是得力於德國冶金工業底幫助的一個事實。瑪倫之失敗，造成了一個深刻的教訓在德國。德軍參謀部，知道這次的失敗，是自己沒有準備在現代環境下實行戰爭的結果，這個錯誤，必須糾正，在將來戰役上要準備多多的軍火，於是德國便趕速發展兵工廠。戰爭開始後一月，他們便吸收十萬工人到克虜伯工廠，在戰爭底第二年，克虜伯的工廠便僱用二十萬工人，專門製造鎗礮和子彈。如是則德軍參謀部和德國將領，能用可驚數量底子彈壓服敵人，和破壞他們的礮台，那是不足奇怪的了。當英法的軍隊了解德軍勝利底原因，明瞭這些勝利是由於德國工業底總動員，尤其是由於冶金工業底總動員的時候，他們也就進而實行他們的工業總動員了。但是英、法、俄諸國的工業，未必能壓倒德國的工業，若使沒有美國的工業來援助牠們。

現代戰爭中打勝仗底問題，就是交戰國各方處理下的鋼鐵分量底問題。

自然，上面所說及的一切，是指帝國主義戰爭而言，是指站在剝削階級底利益上實行彼此互鬥的各民族間的戰爭而言，比如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底大戰，即其證例。

在階級戰爭中，在國內戰爭中，在蘇俄與整個周圍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戰爭中，雖然我們的都拉軍事工場 (Tula Military Workshops) 以及其他的軍事工場，在效力上遠遜於有名的阿姆斯特郎、克勒左、維考思、和其他的這樣的工場，並遠遜於有力的資本主義的托辣司和新提嘉底整個軍事工業，然而我們的軍隊還是可操勝利的左券。因着隸屬於這些托辣司的工廠中工作的無產階級底援助，因着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底援助，我們的微弱的軍事工業，在同美、法、英、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底軍事工業實行猛烈的鬥爭中，終將成爲勝利者。蘇維埃的軍事工業，大衛 (David)，將打敗資本主義的歌利亞 (Goliath)，雖然後者擁有一切可驚的武器。

一個階級戰爭——無產階級行使政權的國家和有階級意識的工人所痛恨那個資

產階級仍操政權的國家之間的戰爭——具有牠自己的戰略和戰術底定則，勝敗底條件，這些，在兩個資產階級的國家底戰爭中是莫名其妙的。這問題還是尙需研究的問題，若是環境許可我對牠犧牲時間，我希望在下次的講演中再詳細討論牠。

冶金工業，在戰場上有支配一切的勢力，但是戰爭結束後，牠的權威，在和平會議中更加閃爍地表示出來。從大戰剛開始的時候，我已指出一九一四年所爆發的世界大戰，是追求鋼鐵和這些金屬品底生產的戰爭。在『什麼是帝國主義』一書中，我曾證明：當我們實行和平會議的時候，就是盲人，也會發覺煤鐵問題在帝國主義政策上所生的作用德國志在侵佔比利時底煤鐵區域，和隸屬於法國的白利葉(Briey)底鐵礦區域。德國侵略家，藉口於日耳曼帝國底安全，要求從法比兩國取得這些地域。德國政策，在布勒斯特和議後，顯然表示德國帝國主義者注重在俄波兩國煤鐵攫取。德國帝國主義者，企圖侵佔波蘭底煤鐵區域。波蘭鐵礦底貯藏量，計有三萬萬噸，至於波蘭屬境底煤炭，我們可以說，在大戰前夕的一九一三年，從波蘭底導布羅夫斯克(Dowbrowak)地方所取得的煤量，幾等於四萬萬三千萬布特。但是德

帝國主義者不限於只侵略波蘭底煤鐵區域。布勒斯特和議結束後，德國帝國主義者即努力奪取頓河流域 (Don basin)，並從牠取出煤礦、金屬、和粗金屬，利用之以發展德國工業。

至於勝利的法國所加於被協約國壓服了的德國的凡爾塞和約底條款，我介紹你去參考我的著作『什麼是帝國主義』中討論煤鐵在現今戰爭上之作用的那一章，你在這本書中會看見法國所要加於戰敗的德國的那些條款，在凡爾塞和約之前老早就決定了。我指出帝國主義的法國要從德國割去亞爾薩斯洛林底工業區域，同牠的鐵礦和牠的鋼鐵工廠，以及薩爾 (Sarre) 底全部煤區。凡爾塞和議底本質，確在於從德國分割這些區域。

凡爾塞會議後，發生於協約國中的那種尖銳的鬥爭，與波蘭帝國主義者索取西里西亞有關係，煤的問題，具有最主要的作用在這種鬥爭中。西里西亞的煤區，是帝國主義的波蘭固有的目的物，正像薩爾區域爲法國帝國主義者所追求的目的物一樣。波蘭資產階級的文獻，對於西里西亞煤礦，有許多神聖的鼓吹的文字。但是這



種煤礦，也誘動了捷克帝國主義者（Czech imperialist）。於是便發生了捷克和波蘭對於西里西亞的爭執。究竟這兩個小夥伴中，應該偏重那一個，協約國不能確立一個協定。在一方面，帝國主義的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於反抗布爾什維克上盡了極顯著的任務，應酬謝有名的捷克斯拉夫的隊伍，西伯利亞的全部反動勢力，都依仗這個隊伍以爲護符。而在另一方面，帕得勒夫斯岐（Padlewski）和披爾蘇德斯岐（Prusdski）時代底波蘭，對於蘇俄毅然把警察和劊子手底職務以自任，所以牠要求關於牠的勤務的豐滿的報酬，惟美國則絕不如此，牠一致反對從德國分割西里西亞，他確認爲德國如果喪失了亞爾薩斯洛林和薩爾區域之外，還要喪失西里西亞，那末，中部德國底工業，就要完全破產，而德國終將降落於二等國家底地位，這種事實，便會引起英法底過度的強大，和歐洲均勢底動搖。

煤鐵問題，在俄國的內戰上，具有最重要的作用。頓河流域，因爲牠的煤鐵的富藏，在俄國工業區域中佔着頭等位置，牠是俄國和世界的反動勢力進攻蘇俄的佳點。那克刺斯諾夫（Krasnovs）喀里丁（Kaledins）但尼金（Denikins），都夢想從

蘇俄割去頓河流域，於是則蘇俄必將陷於凍餒底苦境，俄國鐵路就會完全破壞，全國經濟生活，就會完全歸於停頓，所有這些現象，據反動派底計劃來說，就會一定鼓勵那些迫於凍餒的人民起來反對人民委員會和蘇維埃。在另一方面，外國資本，於頓河流域亦甚有利害關係，不願不戰而拋棄牠於蘇俄，更不願拋棄歐洲資本家由開拓頓河流域所供給的絕大利潤。我曾經指明過，在布勒斯特和議後，德國即企圖佔頓河流域。當德軍被迫退出頓河流域的時候，這地方復變成了協約國侵略的目的地。英、法、比三國資本家，曾投下大量底資本於頓河流域底冶金工業和煤井，事實上，在十月革命以前頓河流域底一切煤鐵工業，都歸了英法比三國資本家之手。在一九一四年大戰底前夕，頓河流域底鐵礦，具着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布特底生產力的三千六百個炭爐中，便有具着一萬萬五千三百萬布特底生產力的三百五十個炭爐，屬於純粹外國資本的合資公司；煤礦中，有煤底生產底百分之九十落於純粹外國資本的合資公司之手，只有百分之十屬於混合事業——即屬於俄國和外國資本。至於鋼鐵工業，在大戰底前夕，外國資本，也有完全的主權。比如那

著名的冶金新提嘉，浦洛達麥特，集中全部金屬生產底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牠的掌握中，牠多半是屬於法比資本家底一個新提嘉，這些法比資本家，構成這新提嘉底股東底最大多數。這新提嘉底總行政機關，設在巴黎。所以外國資本家已經投下極大的資本在頓河流域中，在牠的冶金企業和煤礦中，自然他們不願不戰而喪失他們的利益並拋棄頓河流域給俄國無產階級和農民了。英法既不能用他們自己的軍隊抵抗紅軍，就決定利用我們的反動勢力作工具以略取頓河流域，因此，克刺斯諾夫、喀里丁、和但尼金，都是外國資本底頭等走狗。英王以英國的勳號褒獎但尼金的軍隊底官佐和將領在反抗紅軍上的顯著的功勞，即從這個事實，我們就可以看出克刺斯諾夫、喀里丁、藍吉爾和但尼金這些人，怎樣做歐洲資本底直接的走狗了。

關於這件事，有幾項刊在索吉斯奇 (Sofinski) 的白軍小報 Rodnoe Slovo 上的書札中的節錄，容我唸給你們聽，這小報(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二百二十號)，是無意之中落到我手中的。那封書札，即是描寫察里吉 (Tsaritsin) 地方慶祝賽送英國勳號到白軍的盛況的一個信，其中有云：

『十月十五日察里吉電——在今晨十一點鐘的時候，英國公使團同其領袖科爾曼將軍（General Coleman），來到桑包尼公園（Soborny square），於祈禱和檢閱防軍之後，即舉行資送英國勳號紀念。那公使團底領袖，科爾曼將軍，用俄語對藍吉爾將軍致慰勞之意云：

『將軍麾下，皇上英王，於對答但尼金將軍之陳述，欣贈君以神聖邁科爾和神聖喬治（Saint Michael and Saint George）之至高無上的勳號，以旌表君在整個戰爭中的大無畏的精神。在君所指揮如意的軍隊之前，奉獻這勳號於君，我實不勝榮幸之至。山海遠隔，皇上未能躬親褒獎君反抗公敵——布爾什維克——的殊勳奇績，殊爲抱歉。我請求君接受我的慶賀，並請求君相信英軍正在以最大的羨慕追隨君之武功。』

『科爾曼將軍，於這些言辭之後，便送遞這勳號和勳章於藍吉爾將軍。嘉獎底禮儀，依舊繼續着。這位公使團底領袖，對於每個受儀的人均致簡要之賀辭，然後將勳號或獎章遞去，並同他握手。』

由這封書札，我們知道但尼金推薦了他的優越的官佐給英王以為報達，所以他  
不願注意到俄國的反動軍隊底最高指揮官，即是一位外國皇帝，是一位所述情景中  
的英王——這位戴皇冠的英國銀行底代表。而在另一方面，英將科爾曼，儘足證明  
英王褒獎藍吉爾與其他俄國的可靠的軍隊之官佐以彰其忠義的事實。所以但尼金的  
軍隊，像整個俄國的反動軍隊一般，皆效忠於外國君王和大總統，或惟效忠於外國  
資本，效忠於國際交易所，這種交易所，極端注意於整個俄國和整個頓河流域最  
大部分底天然財富之無窮的開拓。侵佔頓河流域同牠的煤、鐵、錳各礦底富藏的這  
種期望，隨着高長於歐洲全部和法國特殊的尖銳形態中的煤的危機以及整個大陸上  
原料和工人底缺乏，發生了莫大的誘力，結果，為這種期望底緣故，一個國家，不  
惜犧牲幾百萬佛郎或金磅以保持可靠的軍隊，和用勳號褒獎藍吉爾以及其他參養的  
國際資本之奴隸。

蘇俄和世界資本主義中的戰爭，非專為爭鐵礦和煤塊的戰爭，而且是爭液體燃  
料的戰爭。在大戰以前的時代，俄國為牠的鐵路和工業上的需要，消費了三萬萬六

千萬布特底石油，和二十萬萬布特底煤炭，這些石油和煤炭，一部分是頓河流域來的，一部分是英國的。因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正在進攻我們和獲得英國煤炭的不可能，更因為於近的將來建立電氣廠於斯微耳和福爾哥夫（Svir and Volkov）河岸的不可能——我在國家總建設委員會底主席之性質上必須討論的一個問題——所以液體燃料底獲得，於恢復我們的破壞的運輸和我們的全部經濟，都非常重要。

在另一方面，正因為液體燃料於我們如是重要，所以整個東方的尤其是高加索的協約國底政策，都趨向於攫取巴庫液體燃料據為已有的根本目的，如是則可以奪去我們利用這種非常重要的燃料的可能性。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一切燃料底來源之獨佔的攫取的那種趨勢，在英國奪取巴庫（Baku）的石油的這種努力中，顯然明白。巴庫石油井之奪取，將使英國在併取米索波達尼亞和波斯的石油後，能鞏固牠的地位於國際石油市場，而從美國支配石油工業的主權之下解放出來。我可繼續說，德國在牠努力聯合進襲巴庫的土耳其的軍隊以侵略高加索的事實當中，前此都是被奪據這種液體燃料和這種最有價值的市場的期望所攝引，因為牠對於整個世界

經濟關係重要。

因為畢竟要消滅俄國的反動勢力和國際資產階級在俄國領土內的陰謀，便終需鞏固俄國、烏克蘭和高加索底無產階級和農民在頓河流域和巴庫地方的特權。巴庫戰場底防範，是我們的一個最重要的軍事問題。蘇俄和烏克蘭，沒有頓河流域——支持工業、運輸、和火氣的這種來源——便不能長此存在；同樣，牠沒有巴庫地方也不能存在：在我們的悲慘的經驗之後，這是各個應當明白的。

當我們的紅軍在烏克蘭獲得第一次勝利的進取之時，毫未注意到蘇維埃政權底鞏固，確在於頓河流域和在此地創立強固的支持的基礎。我們的軍隊，向着里加（Riga）、敖得薩（Odessa）和森佛羅波爾（Simferopol）挺進。有些人，並夢想進窺加里西亞（Galicia）底邊疆。我們的軍隊，趨向殊不一致，只有少數人便考慮到了那個事實，即是：我們一日沒有穩固的基礎在頓河流域，則我們在俄國南部的軍事勝利，便一日不能安定，非到我們在那個流域底整個領土上鞏固了我們的經濟地位，則我們的經濟生活之某種程度的建設，便無從計劃起來。只有由蘇俄和爲蘇俄

鞏固整個頓河流域底政治和經濟，才會促成反動勢力底最後的消滅，並能使現已停頓的我們的鐵路，我們的蒸汽機和製車工場，以及我們的紡織工廠等復活起來，這是必須要了解的。如果我們能使頓河流域底停滯的煤鐵工業從新復活，並能用強健的政治經濟的鐵鏈將那個流域同蘇俄連繫起來，便沒有反動勢力在克里米亞（Crimea）、黑海邊岸，以及羅馬尼亞、波蘭或拉特維亞（Latvia）的一時的勝利，使我們恐怖。

已經佔領了巴庫地方和頓河流域——這條整個俄國南部和東南部底脊椎——之後，我們便會由此鞏固我們的政治經濟的特權於富有石油和其他國寶的高加索、具有植棉場的土耳其斯坦（Turkistan）、和亞塞爾拜然（Azerbaijan）等地同時蘇俄在烏克蘭、在頓河流域，在土耳其斯坦和西伯利亞的穩定，將創立由現在的凍餒的蘇俄轉變為繁盛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一個鞏固的基礎。俄國，佔有三個基本的生產原素——煤、鐵、棉——在牠的管理之下，並且富有極大分量底供養基本原素——穀物，牠是歐洲大陸上的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家。現代的德國，既沒有煤、鐵、



棉，復沒有穀物。如欲保存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牠一定要破產，衰敗、和覆亡。牠驚惶於西班牙所遭遇的還要惡劣的命運，幾似由歐洲一個最繁盛的工業國家變成了一個最貧困的國家。因此資本主義的強國日耳曼，只有再從法國奪回亞爾薩斯洛林和薩爾區域，才能存在，簡言之，即惟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能存在，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許比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冒險更沒意義和更危險。在社會革命底結局中，在顛覆資產階級和轉移權勢於無產階級之手的事實中，新立的德國，不同俄國成立密切的聯盟，便不能存在一月。德國能給予我們許多牠的熟練的工人、技術家、工程師，並能在冶金工業、化學工業和鑛業上，以及在鐵路經營上，給予我們幾千個專門家。所有這一切，實為我們所必需，在這種範圍中，我們極需德國底幫助，但是德國更需要我們。社會主義的德國，如果沒有我們的支持，定要歸於不能免的和急遽的破產。奧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土耳其、意大利以及其他的歐洲國家，可以說具有同樣的情形。即是當代的法國和英國，雖然牠們佔有極大的領土，如果沒有俄國底幫助，便不能存在為資本主義的國

家，也不能存在爲社會主義的國家。現在的蘇俄，似乎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農民多，都市無產階級比較少，有知識的市民爲數更小，然而牠是可以樹立歐洲社會主義底偉大的結構於其上的一個基礎。

正因爲各行星都環繞太陽而行，所以一切歐亞國家，在牠們趨向於資產階級底顛覆和社會主義底根本的建設的場合，開始逐漸被攝引到俄國，猶如被攝引到太陽，被攝引到歐亞社會主義國家底系統中的自然中心一樣。社會革命，確然發端於俄國，並非事出無因。歷史，生活的本身，不是由想像發生的，不是思考出來的，而是真實的生活，牠表示牠本身比一切可憐的哲學家，一切孟什維克的學說（*Mensheviktheory*），還要聰明，還要透澈，這些孟什維克的學說以爲俄國對於社會革命，尙無準備，我國社會主義的改革，時期還是太早。其實，只有俄國便能夠而且必須爲社會主義革命給個榜樣，不是任何其他歐洲國家均能如此的。俄國必然要做首先企圖樹立整個經濟生活於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偉大的改革的領導者。俄國是歐洲大陸上的一個惟一的國家，牠佔有一切生產底基本原素在牠的管理之下，沒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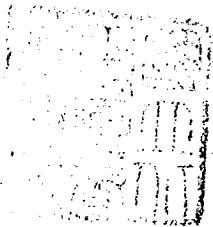
個國家不需牠；而能用牠自己的力量保證牠的存在的。除了俄國，在另一個大陸上，確然還有一個國家存在，牠所佔有的財富不亞於具有天然寶藏的俄國，那就是北美共和國——美國。然而美國尚未至於趨向社會主義的改革之途徑。偉大的責任，降在俄國無產階級上，降在俄國革命的農民上，客觀的環境，把他們放在全世界勞苦民衆底前線，這是顯然明白的。俄國的無產階級，和俄國的勞動農民，不僅爲牠自己的命運而戰鬪，爲俄國底未來而戰鬪，而且爲整個歐洲、整個世界底未來而戰鬪。因爲如果我們遭遇了失敗，則整個歐洲將長此留存於資本主義底鍊之中，長此留存於財閥政治和冶金工業的寡頭政治底壓迫之下，破壞和屠殺底黃色國際底羈絆之下。

讓我們使用我們的整個力量畢竟去鞏固一切蘇維埃的權力於頓河流域，於烏拉爾，於西伯利亞，於是則某種失敗，會等待着我們的敵人，不論他們怎樣人多勢大。

爭奪煤鐵，爭佔亞爾薩斯、洛林、爭佔薩爾流域、白利葉、以及具有豐富的鐵礦

的摩洛哥等等，都是世界大戰底主要原因。同時，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中，煤與鐵，是一個民族和國家被另一個民族和國家所奴使和壓制的最大的工具。在戰爭時，煤鐵底佔有，給予一方面以某種可能性，即能用強有力的手段把最重的失敗和最深刻的創傷加之於他一方面。

頓河流域底佔有、巴庫地方底佔有、煤鐵底佔有、將把國家電氣化的基點，重建國家底整個經濟生活於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的基點，破壞那相同的國際帝國主義（牠生長於煤鐵之上而為冶金工業底較後階段中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底重心轉移的產物）的基點，賦予俄國和烏克蘭的無產階級以及高加索底勞苦民衆。只有在康牟尼的社會組織中，冶金工業才會不復履行一切工業底領主之職務，同時會不復履行各種國際衝突中的主要原素之職務，牠以後將專為勞苦民衆底幸福而供職。



· 叢 譯 著 名 學 科 會 社 ·

奧本海末	多馬士蒙	恩格	科	魯	烏梁諾夫	蔡	波格達諾夫	恩格	考茨基	第爾	股格爾	蒲力汗諾夫	沙發諾夫
國家論	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	斯革命與反革命	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	濱經濟思想史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冊下冊)	斯資本主義的浪費	斯社會主義社會學	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基社會革命論	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爾奴隸制度史	夫由唯心論到唯物論	夫中國社會發展史
實價六角	實價二元六角	實價六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二元	實價各一元二角	實價九角	實價九角	實價八角	實價六角	實價二元八角	實價一元	實價二元	實價二元

民國廿二年三月十日出版

帝國主義之諸家學說  
——實價五角——



不准翻印

版權所有

著者

Pav Lovitch

著

譯者

王斐

著

出版者

陳寶

著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街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武昌橫街	新生命書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 55  
530456

530456